



正宗紀事 三

巳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上

共六

リ 6  
4071  
3





伊  
4071  
卷 6-3

正宗朝紀事卷之三  
己酉



十三年正月傳曰歲已改矣向來處分亦出為之之地前領議政金致仁復拜相職○校理徐美修疏請金致仁並與俞彥錫亟從三司之啓○傳曰既灌以後誠敬不若八廟之初去夜大享惟迎神九成一從成數其外儀節多循省約禮成反速於攝行豈或取其便易而然誠恐誠或忽而敬或弛今番笏記仍作親祭攝行通行之式○奎閣提學金鍾秀疏言大臣以臣客臘違召事請譴願早賜勘處云云批如傷若保既生



之又生之卿何曰倖生大臣請罷出於官規卿不當如是卿其脚耶卿須休慮○傳曰朝廷之用捨人才之優劣豈係於年紀多少斑資久近於耆耄也淹滯也振發於常例之外未必不為美事終命諸道各以道內文蔭武弁歲登科筮仕作散區別登聞今既濟到若止一番看過八方朝士之引領彈冠者其肯曰有凜心有凜政乎一斥不復棄之如遺君不識臣名臣不知君面而况彼名滿臺籍者即予法從之官而亦多有不識名面者每臨政下點輒不覺停筆不樂者久之予心如此群情可忖如欲及今致之朝廷宜

自從斑始曾經臺侍年七十登科三十年以上特加一資敷都分司開司佐貳備擬武臣登科五十年以上人蔭官年七十筮仕四十年以上人亦加一資相當職即為調用上來及下去時給馬及糧○傳曰闕門各門留門時朝臣出入元無所拘如大臣臺臣體重而矜金通化近所稱宮人出入之門亦無所拘近來各門有若分掌者然敷化則屬之臺諫金席則屬之朝臣丹鳳則屬之中官宣仁則屬之厩馬有若定限雖值深夜留門之時舍却已開之他門分請留門標信事之駭然莫甚於此此後不但留門時為然朝



畫赴公亦勿各定出入之限事分付○二月傳曰不  
嫌忌器固有罪矣引舉科事決知其無妄聞其九  
老母憂如成疾云王政先務莫如孝理三和府寧配  
罪人尹壽東放還其家○禮曹啓前守門將李喜大  
為其十世傍親故領相龜城君浚俯塚議謚事上言  
猥越請置之傳曰大抵龜城事予所憐憫才分也事  
蹟也決不可泯沒死謫異於坐死伸雪之恩在於肅  
廟朝云追惜之聖意有可仰認易名雖難遽議並與  
一區瑩域而鞠茂墓地何處直孫何人更為採撫以  
間禮曹章記後守塚禁○三製時試券有叵測之凶

言圻封乃星州金俊儉也命自捕廳推問乃騰納其  
租南重周召公請不作無益之表券也放送○傳曰  
儒川議藥之功不可不念長溪之效勞既多洛豐亦  
然今其孫時登第遣官致祭○命故直提學沈念祖  
家致祭以其子象奎登第也○左相李性源啓三製  
面試時表魁尹命烈不成一字賦魁任燦僅具五句  
請拔去允之旋命任燦分揀○傳曰乃祖故相己卯  
丹禮時諭善其勞績宣讓南輔養朴諭善乎今其孫  
魁文榜念舊之舉豈武諭日文清公徐志修家遺承  
旨致祭向來事都付滄素其子出身欲用乃父前監



司徐有臣罪名蕩滌○傳曰新榜假官望既有飭教而所謂下番翰林所主之望依舊書入而即金履喬也下番即金淳祖坐直亦金履正假官亦官職非渠家私物則所闕非細檢閱金祖淳刊名仕籍此後翰林之望永為革罷○奎閣提學金鍾秀劄略今日直閣會圈命下矣奎閣會圈四字即常恭日相臣持臣之大題目令人心驚骨寒自有此事奎閣案為臣謝跡之地至於會圈一事即臣見傷之案噫薤非可吹之物而德義者尚吹之况非薤伊美乎批向選左相之言出於未諳事宗之致更物引義○左相李性源

劄畧即見提學金鍾秀劄本又提臣常之筵奏何其不思之甚也伊日臣之所奏即國言不容已者而疑怒臣蹈藉臣曰持曰傷已是意外云云批目下所戒莫過於無中生有四字即予苦心卿當體諒然究其本重臣有安錯之失以尊體息闕端之意一提學金鍾秀從重推考○五月傳曰逢此月孺慕轉益莫違念戊辰以前衛護之功予其敢一日不在于中和平翁主主第當親酌以此分付○歷臨恩信君延齡君祠于○傳曰月前因筵臣言故判書宋言慎家知有宣廟御札奉來敬玩寵眷之隆赫在古罕有况御札



辭意視同家人密勿鄭重予不任三復故判書之事  
蹟觀於家狀亦多照爛尚無易命之典向聞大臣言  
過百年後非特教及大臣選奏不得為之云今弘文  
館待撰狀即為舉行○行崇祭○右相蔡濟恭啓御  
營從事官尹羽烈方為引義而月俸等物一皆受食  
凡仕宦者不欲行公則不敢受俸例也有闕廉耻請  
罷職乞之○傳曰外面現之近於黨私雖不從施近  
日銓官事萬萬駭然一擬猶涉嘗試再擬三擬烏得  
免較挈之跡乎大抵重臣不惟無情亦且無累曾有  
下教近姑任置出於息而後用之之意為銓官者雖

百擬千擬於副末以望特點國有紀綱其肯從干求  
之私乎黨駭銓官李坤吳載純並施不叙李升運之  
繼李祉永終未免蹤跡之嫌字句之間多不稱停亦  
為罷職○七月傳曰今因與地勝覽思之故司諫鄭  
恒吟子元林家庭之學素有工程曾所稔聞以白徒  
不可恭聞於校正之役初仕即為調用○右相蔡濟  
恭啓更叅洪秉績以吏判薦望來到臣所後寫舊望  
粹然曰外議以為吏判望有當入而見拔者云矣臣  
問之則秉績曰趙時俊尹蕃東云矣其言誠是意外  
故默而止尹蕃東事臣嫌於黨私不敢漫有云云時



俊乃時常連坐之人雖無識無倫之類屋下私談決  
不及此而其言若非玩弄臣則必以為菽麥不辨而  
然也義理也紀綱也體面也不可置之矣上曰此人  
素有鄉閭令聞鄉言不可無飭罷職可也○錦城尉  
朴明源疏畧園所事體何如關係何如一則莎草枯  
損二則青穿鑿三則浚托水勢之衝激四則後節築  
石之非天作以現之風氣之不順土性之不全可知  
况蛇虺之屬局內近處蟠結成群丁閭尾子張張野  
歌思之及此痛骨驚心乞下臣章傳詢在廷云云批  
冥頑至今夙宵結轆于中卿請際至當問于大臣諸

臣決之○命大臣二品以上入侍上曰山理有無予  
實不知而若惑信禍福之說遽移久遠瑩域則雖閭  
巷匹庶之家萬萬不可况國家莫重之舉乎予之情  
事不欲以常人自居卿等之所知也若念土親膚三  
字予懷如何國陵封標中三處最吉之說自古有之  
一則今寧陵一則今元陵一則今水原邑孝廟因山  
時初議處也觀於尹善道文集中玉龍子所謂盤龍  
弄珠形者真福地也予意欲以此為決先令諸臣徃  
審○設遷園都監移水原府于八達山下○卜相前  
軍金煜落點金煜相○户叅李猷慶疏批消日事卿言



固出慎重而旬念之間隆返迴殊姑難的料道事初  
欲權奉別殿由西水庫渡涉少寓靡遠之慟若是則  
慈宮必欲親臨急於仰寬擬自園而就便道奉菽舡  
艙事今番以浮橋用臨津例作行之意令有司知此  
舉行矣○左相李性源許副卜相前算李在協落點  
在左相李○八月以受服人別單傳曰李魯春陸地移  
置金光岳俞岳柱俞鉉章沈基恭李東馨李義觀放  
送吳燦煖給牒韓光縈叙用○傳曰曾經兩坊人中  
文臣之在下大夫者蔭官之堂下在各加一資其中  
奉朝賀趙暎壬戌除拜前五滿將趙德洙丙寅除拜

久遠無出於此兩臣並特加資年前事予意孰不知  
之而乃兄之弟有何靳惜前承旨韓光縈摠管擬入  
○文蔭加資人申應顯洪億申思運金夢華元啓英  
崔璧李敬玉李普溫趙德洙嘉善李彥蓋洪秉殷李  
淑尹勉遠金恒柱李運永李昌顯通政○下內帑錢  
二千緡于都監崔丁貫馬新製立效濟丹赴役丁夫  
中有病者療治○右相蔡濟恭啓尚州前恭奉鄭宗  
魯經學文章為一道之望請六品調用允之○大提  
學前望金鍾秀落點○園号改議顯隆恭隆德隆顯  
落○啓舊園時親臨○傳曰今日始放各陵石物制



度數文多有參差而大體則同今番新園石物一遵  
光陵制度以魂遊石一坐長明燈一坐望柱石一雙  
文武石各一雙羊馬石各一雙磨鍊事分付○以  
誌文書寫官別單傳曰當親撰親書命入刻後勿為  
頒示○王大妃殿以該教傳于藥院曰未亡人之生  
存為宗社為躬成一縷至今未絕丙午冬逢慶不得  
下該教於朝廷矣只用法於漢賊一人其時宮女連  
爰捕廳之招五九月之事亦可尋其階梯主上以卓  
然之友爰欲其全恩故掩其事以致徑斃王法畢竟  
不嚴禍至今生存保其性命以此憤痛宗不欲生在

世上千萬意外使禍上來如常置之於家予全然不  
知微聞之不覺氣塞骨顫卿等亦此國之臣子亦有  
逮事先大王之人苟有人之心腸必無使主上為此  
過舉之理萬古天下卿等將何如人耶丙午該教雖  
無其效見今日廷臣之所為不忍過下教于卿等而  
卿等如此守土之臣縱送之罪予未暇言○王大妃  
殿口傳下教于藥院曰達臣尹承烈若不斬頭罪人  
禍不為還配之前予不服藥湯劑勿為入之○王大  
妃殿下教曰達臣尹承烈終始爰惜不以法為之大  
臣以何心腸如是顧瞻三司百官若念四百年宗國



則逆臣承烈及懷二心之大臣分輕重如法為之使  
末七人小洩寃憤又下教曰大臣舉措更無可言無  
他計策送中官于其家使之押付此事必為力助先  
舉行後仰請臣下擅便之罪於大朝為宜予維無知  
為國之事其思之○傳曰名以排闥半日閉門使命  
令不得通豈有如許道理請對大臣以下並削職○  
伏閣啓逆禍還配逆臣承烈正邦刑傳曰削職三  
司宥有傳啓之例加施門點○知禁金尚集同禁李  
秉鼎南玄老聯疏閣臣等伏奉慈教押送罪人之時  
內官奉標信來到道上挽執臣等敢依君命有所不

受之義茲以叢送而方命之罪萬殞猶輕云云批敢  
以慈教藉重乎不稟舉行厥罪至重中使所謂禁堂  
親自犯手擊帶曳腰之狀尤何等殘虐諸堂並竄配  
捕將之又不稟擅斷七極變性兩捕將亦施竄配○  
大駕出教化門王大妃以承傳色口傳下教曰方向  
何處為此過舉乎今方露立庭下以俟還宮諸大臣  
攀輿固請還宮並不許促駕至敷寧府前路王大妃  
殿下諉教曰此乃為國家為宗社而如是為之予則  
當退處私第矣大駕始還宮○諸大臣聯劄玉當聯  
劄請尹承烈處分批沁留事何敢煩陳○傳曰朝廷



之事首相主之聯額之事班首主之昨日舉措首相  
與班首之罪大臣卿宰之一時譴責可謂行不得之  
事譴削勿施前領相金煜前判府事徐命善亟施中  
道分置之典旋即○卜相加卜司直金鍾秀落点相領  
李在恟左相蔡濟○十月詣舊園所奉出玄宮因慈  
殿下錦城尉朴明源封書遂還宮日暮時復幸園所  
翌曉又還詣舊園隨大轡至江頭落浚初六日詣新  
園所親臨下玄宮○傳曰遷奉告地都尉之功重且  
大矣尋常効力猶且錫之鉄卷况莫重莫大至尊敬  
之地乎錦城尉朴明源田十結奴十口銀子一百兩

鞍具均厩馬一匹特為賜給○傳曰玄室奉出見板  
恭色光木理堅好蓋覺前聞之不爽雖在攀擗之中  
頓以尉心况木端之野在殿庫以備浚日之徵信者  
思慮之綜密無媿古大臣處事故領府鄭弘溥家遣  
承旨致祭子婿弟侄中調用○以綸音諭水原父老  
命園所附近面里及從居民人給渡十年父老之載  
瞻温幸者朝官年七十以上士庶人年八十以上者  
加資○禮議全復成疏略丙午九月之慶有讐未復  
有賊未討至承慈教有曰舉足左右又曰懷二心未  
乃有不以言視之云云人臣承此教則尚欲滅死乃



反處若安然無少變動如許臣節臣所未聞云云批  
大臣予所敬禮爾何敢云云首揆控制辭免爾所云  
晏然無少變動何其爽誤之甚且况如許臣節四字  
尤豈可加於大臣乎爾則先施謹劑之典○大臣以  
下請對不許藥院請診傳曰一邊請診一邊起閣太  
不誠實兩謂請診議藥等節朝廷寧息間姑傳都提  
舉勉副提調副提調減下○領敦寧洪樂性右相金  
鍾秀請對傳曰請診猶不許况以尹承烈事請對乎  
慈意當感回予執當膠守卿等欲奪太阿渡行專輒  
之舉則尹承烈雖先用律後落聞猶之或可有却顧

不敢底意更勿容說○領敦寧洪樂性右相金鍾秀  
劄略臣等所欲陳請卽月前所下慈教中事也君讐  
未得之中承此明白指教讐怨有可報之路再次求  
對未蒙招接云云批尹承烈事猶不欲聞之說莫可  
領會之事乎可報者何讐耶忽以慈教中過去辭語  
傳會文致此時無難瀆撓乎○賓廳啓辭請連爰招  
中干連諸人為先設鞠鉤覈傳曰今此賓啓之舉非  
箴弄則抑揚予則惟有決定者朝象寧息聞視事勿  
為取稟○政院承李書九洪仁浩李益運啓卽者正  
言申驥顯投呈一疏以向日禁堂事歸之專輒請以



重勘用意凶險不覺骨顛為備膚覽原疏捧入而倫  
綱所閱督討為急傳曰諫臺疏言即日傳教餘意  
其時果事非專輒乎○正言申驥顯疏略政令刑法  
出自殿下則在臣子竭忠之道固當奉承慈教一邊  
泣請殿下以為兩盡之方而伊日禁堂乃敢行專輒  
之舉已是可駭况持標信之中使何等體重而挈帶  
曳腰少無忌憚臣謂其時禁堂並施重勘之批處分  
之如許為慮上逼也○傳曰朝象寧息間收還既有  
成言諸大臣次第膺召而左相去就無意知改未可  
謂之寧息左叙政蔡濟恭免相○傳曰今則惹舉快

息卿等就職可謂出場藥院之任前卑入之視事依  
例取稟○大憲李得臣掌令俞漢人疏請申驥顯拿  
鞫○府啓請尹承烈丞正邦刑申驥顯設鞫院啓請  
尹承烈丞正邦刑申驥顯設鞫並不允○諸大臣劄  
請驥顯設鞫不允○三司伏閣啓請丞正驥顯誣逼  
之罪傳曰爾等欲為藉重以禦牢拒分義之所敢出  
乎誠如爾等之言苟有關於誣逼則一申驥顯何所  
預備乎當初竄配既因特教則予之處分果輕先乎  
伊浚大臣以誣逼移怒等語提說違中之後雖不得  
不還寢而原疏中既無上逼之語則今此新持亦異



於當初禁堂處分之舉措爾等何敢觀德乎○傳曰  
無論如此如彼此時起鬧厥罪惟均今日舉措之動  
勅由於此人與禁堂處分相反之嫌小辛勤寧息必  
欲全保之義大渠之不體苦心所在徑進衝口之說  
豈不萬萬切痛乎杜樊鎮囂之方無出於惡法二字  
正言申驥顯本職適差即為竄逐城門留門今夜內  
發送○領相李在恊呈辭○司直李集斗疏略前主  
簿宋翼魯渠之初仕出自出送樂為爪牙甘作心腹  
又是目下禍胎外假求官之迹內作通情之階凡厥  
綢繆寧不危懼究其難本豈由送相請相夫施當律

翼魯島配○命兵曹禁大臣卿宰之八闕又以逐送  
闕外來會卿宰之意分付當直旋即還收○判府事  
蔡濟恭疏略噫彼李在簡只知死黨於倖賊不欲乃  
心於國家往在丙午假托病故賓啓庭請一不進參  
執迹觀心路人所知幸而再生不悛其心至于今日  
又漫不參賓啓不赴播疏未知渠有所恃而然耶見  
今公訟如沸宜嚴加鞫問夫施邦憲云云批重臣事  
疾病之來人而不克豈可以此為罪非忽敬大臣之  
義而有難從施○判府事蔡濟恭疏略臣於李在簡  
事豈有私怒而然疾病之來雖曰人所難免其病也



巧發於丙午懲討之時此何故也設令真病不能擔  
輿赴闕外或疏廳又何故也至於指揮驥顯粧出云  
疏以為願瞻之計者昭不可掩蓋平日綢繆於字俾  
死生於字俾腸肚相連異體一身送節畢露猶且願  
憲以此觀之驥顯窩窟非渠而誰云云批李在簡事  
今番此臚列轉八一節大抵此重臣前後恩造何如  
無論有情無情此人此事實非意慮所到其在敬大  
臣之義亦豈可一味牢拒已有下教矣○右相刑判  
八侍刑判沈灝之曰驥顯云疏之後近聞有驥顯論  
相之說故臣共發捕捉得於前承旨俞漢謨家即崔

弘遂為名者而本不是繇徒弟子以論相行世申文顯  
韓大裕家最多留連昨今連為推問則云言狼藉矣  
右相金鍾秀曰聞渠所供則以為方今國勢孤危故  
自上有向來之舉而自下擅還云究其自意不覺膽  
掉矣上曰驥顯窩窟果指誰某鍾秀曰即李在簡也  
○右相金鍾秀啓請李在簡絕島荐棘上曰如於此  
重臣遠罹後為其人念其家曲庇而拯活之奈又今  
番西大臣之聲討非比尋常曰無是也則非待大臣  
也大極以若恩造有若事端而一味牽補不已甚非  
近日所以辛勤焦熬期於無事之本意依啓加棘則



似遽然施以暴配邱壘○三司大憲洪東備執義尹  
言柳畔金孝建玉堂中啓領相李在協安本與忒性  
朝李冕膺李錫夏本陰譎平生伎倆惟是背公死黨四字冒居鼎席了  
無敵為凡有函疏無不參涉目下懲討視若尋常晏  
然尋算萬萬無嚴而况今劇逞窩密乃其逆弟則宜  
卽撤單嚴討自效滅親而化泄度日少不驚動親既  
同堂居是此隣則送簡之函謀送節宜無不知之理  
身為首相甘心黨逆請削黜傳曰此大臣置之此任  
熟知稟性之寬厚寬厚之人尚加此目乎宜無不知  
四字年前用於一二下大夫猶且功禁而昭晰况大

官乎有罪者罪之浚漸者得以知懼而圖生無累橫  
被小官猶不可又况大臣乎凡事適宜然後世道可  
靖世臣可保苟或惟意汎濫則黨私也禍心也烏可  
不嚴防而痛斥乎此啓若不則當停有別般舉措發  
啓三司待究竟當有處分見今夜漏將撤如是斷斷  
者非為一大臣也所慮者遠且深以此知悉○以李  
在協停啓事連下嚴教又以視事勿稟傳旨當更須  
為教始停啓命臺臣分配嶺邑右相全鍾秀劄請還  
寢○府啓大憲洪東備執義尹行履掌令請宋翼魯  
設鞫趙主鎮以其時捕將送湛服毒根因惟以滅口



為主連愛急急撲殺今番舉行牢坐依幕初不肯着手  
隱然立切陰圖後日請設鞫趙時俊即帶賊同氣也  
乃弟出謀秘計其敢曰不知渠之兄弟以遂湛把  
作奇貨注擬提舉甘為腹心蹤跡閃忽久處郊坳國  
論喧沸請島棘驥顯之弟龜顯為遂湛之妻四寸脉  
絡貫通腸肚糾結紹介窺覘以致其兄右袒出魁誣  
逼慈聖請島配院啓司諫李太亨正請圭鎮設鞫趙  
時俊島棘李謙彬島配大諫尹尚東不叅聲討偃便  
在家顯有巧避之形請竄配批宋翼魯事黜昧極矣  
不允趙圭鎮事究竟為急姑為依啓趙時俊事為人

果異凶弟而究竟之方亦不過於即允依啓申龜顯  
不緊甚矣李謙彬事亦欲究竟依啓依啓者捧傳○  
右相金鍾秀劄請秋曹罪人設鞫不允○禁府都事  
狀啓罪人李在簡到果川僧房坪物故府啓大憲李  
尹平憐東思核請在簡諸子絕島散配○修撰申猷朝疏  
略日前李在協不允批撰進者朴宗正也以忠孝傳  
家嚴於義理等說肆然擗入彼宗正本以劇達之至  
親素被在簡之吹噓濫通臺選甘為遂邊之羽翼宜  
施竄配在簡從弟在治向以洋長疏論方張故為起  
鬧以掩其跡施以屏高為宜命猷朝遠差原疏還給



○校理申猷朝疏略在簡押去都事先往果川待罪人之自來日晚後回尋店舍簡已徑斃云行止惟其所欲死生任其所為其間情迹極涉殊常都事洪格嚴鞠趙重鎮送簡發配之時挺身隨往終始相守至死不去尤極憤惋宜施梟配批洪格事律名過矣趙重鎮事人情似無恠矣○奉朝賀趙暉陳疏懲討批吉日吉周大禮順成卿於當初遷奉之際實有過於人之見識老臣忠款尚云感歎書寫後一資例授豈有賞當其功原疏自有拘禁還送○負罪臣金漢耆疏討裊簡諸賊且曰嗚呼辛卯一事在臣為難明之

案聖教之下何敢自明而殿下時未駕其於事實或恐有未盡燭者彼孤鼠輩自釁孽煽動事端而事竟不成移禍他人誠巧且憐矣伊日臣方在家下謹來告曰大駕方在舊邸仍下扈衛之命臣甚驚惶倉皇馳進見阻作門標信出來始得入去問安所則厚謙先已承候而退矣作門以舉職之故有賞賜之舉臣則遽承御將特除繼有劄局兼察之命翌日以軍服始為入侍萬目所覩焉敢誣也臣罪則有之臣之在陣上時臣徑書問扈衛之由故以爛報送示臣徑又以書來曰以聖教觀之彼必不免而以此為罪渠必



不服無以解天下後世之惑若終至處分之境而有  
下詢之事則須先陳扈衛之無名仍暴彼之平日罪  
惡使已張之舉歸於有名云平日罪惡即臣任辰  
疏事其時慈聖之下教於臣而使之陳達者亦如此  
一般而辱賊在傍漏洩可畏故泯默而退到今追思  
臣乃負先朝負慈聖之罪人也且臣之前一疏所  
秉執則為君父下誣也夫何伊時大臣三司視臣如  
仇讐謂以函疏擬以極律聞不逞輩餘論則以為夏  
賊之函言有不足下若謂之誣則反實其言又曰下  
誣二字自閔鎮遠亦逞也噫此何言也夏賊函言既

不為誣下之疏驅之於逞則其將置先大王暨殿下  
於何地耶云云傳曰全篇多碍眼還給○鄭民始補  
京畿水使旋寢傳曰重臣以沈興永之被謫為難進  
之端興永特放○吏判吳載純疏略尹香東聖教昭  
晰不啻丁寧伊後政注亦已屢擬故臣之擬入初非  
有意而乃者憲臣臺臣威氣交攻至謂角勝力抗臣  
誠莫省其由云云命還給仍令入侍載純不膺命以  
右相尹判望香東車通事下黃教右相香命傳曰即  
今苦心惟在調劑而一大臣拔望一大臣復望乃反  
車通於度支未過於數日致有吏判之駁舉向來言



者之緊持吏判予則曰萬萬過矣而外面執迹烏可  
免抗與勝之目乎以此者作事業逡巡不應以此吏  
判之仁善乃能辦此必因觀感於御而然是豈好消  
息此所以以多少進教使聞於御者也○命領相李  
在協解相職○諭仁陵君李在協勉副出於曲諒以  
御平日體國之誠豈不思所以進身之方乎御家事  
不待御言必欲極意拯救御但恃予予豈食言即為  
入城○觀武才對舉庭試取趙得永等五人○承旨  
李集斗疏略即聞館學諸儒封章至紅馬木外見阻  
於守門將云太學章疏事體不輕其入也必開正門

其呈也齋日亦稟令茲疏舉不出懲討而只緣飭禁  
琅函露置闕外章甫彷徨街上云云傳曰無論疏事  
之如何既有金吾秋曹守直防禁之教豈不禁來伏  
乎○命每年園幸時舟楫造成屬之濬川司設置堂  
上○以奉命營屬之傳來捕校之佩符者捕將草記  
命捕將削去別軍職業捕校自政院提問右相金鍾  
秀奏言院隸之捉來捕校也捕校多有被打者命政  
院查實皆無見打者捕廳查問該校又言從大臣家  
密發納賂為自脫詐鍾秀以進奏虛妄晉命傳曰卿  
之藉手事予認以直道理三字今見捕廳查奏非但



本事之節節虛周語有歸屬極其瑣屑不覺代羞如  
欲索言徒損體顏云云鍾秀出城○右相金鍾秀疏  
畧臣罪臣自知之罪陷不測耻在難渝垂死之年隳  
落坑塹拊膺涕泣廢寢與食云云批遂事亦不可留  
在膏中○傳曰因抄啓文臣辱來鉉事始知大臣之  
長逝此大臣品質卽所補歎所取者膏中無伎能傷  
人之心也近雖栖屑江郊其官大官也該曹無一言  
登聞禮曹堂並不叙

庚戌

十四年正月元朝通明殿火○傳曰是年正月卽孔

夫子朱夫子生年也降聖生賢之舊甲也重回當詣  
文廟謁先生日子以來月擇吉○命自今蕃園幸水  
原果川兩邑待令饌供除之諸臣私饋嚴禁○掌令  
金履翼疏略朝綱所闕師律所係無尊卑無敢違越  
而月前大臣之出城也因微事梓曳惠化門護軍部  
將至於城外數里之地部將雖卑奉符驗領卒伍把  
守城門者也苟有罪草記論勘可也分付汰去可也  
何乃不顧符驗之重梓曳之致門卒駭胤使莫重  
城門半日空虛大臣在具瞻之地朝綱師律無難壞  
了臣竊慨然也城門凡事何莫非本兵所闕而裒如



充耳必欲掩覆兵判金尚集亟施譴罷云云○以右  
相金鍾秀胥命在於臺疏未下批之前命問啓臺臣  
掌令金履翼所懷符驗者君命之所寓城門者國都  
之所重輕視符驗與城門決非人臣之所敢出也大  
臣所謂臣疏句語得聞臺諫家之說聞來驚怖臣於  
陳章之後無出門之事出入大臣家之人本無注來  
臣家者今大臣欲以漏歸罪於臣是亦苟且之甚臣  
一片丹心只知愛戴君父不知巨室之可畏威勢之  
可怕云云傳曰原疏適值靜攝未及下批疏劄下批  
前無得先洩先朝飭禁至命用極律右相忽地胥命

以來傳之言根歸之金履翼家往來人故問啓矣今  
見對語節節自明大臣豈可為虛說乎國體所在決  
不可仍置使大臣益添不安嚴飭期於自首○掌令  
金履翼再次問啓臣疏留院之後為日已久上下與  
大臣親知者潛通大臣耶臣則疏中句語亦未嘗言  
及於家內子侄云云傳曰更為問啓斯速指陳○掌  
令金履翼三次問啓臣無隻字半句之對人說話者  
豈敢以漏通自誣乎大臣所謂漏通者必出於平日  
誣人陷人之手段不俟憊候之夫渡徑作胥命之舉  
者亦必有所以然矣傳曰此後大臣登筵自可聞知



使之退去○金履翼疏批兀城門去就有國所重雖  
於奉命開閉之時宣傳官持標信禁門軍持符驗兩  
物相準無一則不聽命大臣之拿出奉符驗之城將  
曳去郊亭數里之外並與門卒而駭竄半日空虛云  
者太不彷彿曉俗嗜言風傳多爽寧或信然真有是  
也法者公物亦豈以大臣為之撓奪乎今兵曹重堂  
查問城門處草記兵判事事未出場姑置之身在言  
責有懷無隱則好矣而疏中一二句語殆近噴薄殊  
甚未妥矣○掌令金履翼避略批旨有噴薄之教大  
臣伊日之舉實是前古所無之事臣疏所言英軟已  
多豈或噴薄大臣所語臣疏句語漏通之說其計出  
於歸罪臣身而今不免欲巧反拙風傳之不至爽實  
又有一事可驗近聞大臣於臣疏到院之後送權頭  
委曲訊候於被曳之部將又杖其帶隸之下手於部  
將者一人使人押去示其杖痕於部將云以此大臣  
之風力冒耻乞憐於么麼部將豈非不問可知處耶  
○以兵曹草記傳曰符驗之制一如兵符一隻留大  
內一隻授城將如有用處合符相準然後就命令觀  
查啓右相事太無難矣不料具瞻之地作此蔑法之  
舉為大臣寧欲無言送喝後類似出官村無事之意



臺壁中論列過矣第其伊日出城之行過使聲氣不  
不干之城將者其跡碑碍眼雖使大臣自為之計宜  
欲歸身司敗願被當律右議政金鍾秀逐施不叙兵  
曹判書金尚集遠竄改以不叙以尊國綱以嚴師律○  
以金鍾秀蔚珮縣付慶草記傳曰公法雖不可不伸  
情理亦不可不念雖已依啓揆以法典例不得茲配  
况大官乎分棟○傳曰小有假借人莫敢誰何向有  
前右相無於前之干科而名忝本兵者猶且畏他作  
隻希箇掩迹乃能首先規正其在獎敢言矯俗弊之  
道宜有拔擢之舉前掌令金履翼為承旨○命西北

流民之願還本土者令賑廳給糧還歸令地方官直  
付賑紫○傳曰昔在先朝駕次水原有御筆揭板之  
今又追述故事書下扁號以壯南軒揭于東軒福內  
當揭于內衙得中亭門樓以鎮南軒本府使書揭中  
三門以左翊門隨駕諸臣中曾經府使人書揭外三  
門以重鑰門書揭○水原廣州果川三邑人士別科  
庭試取李德升等五人李德羽金星運趙萬元以無  
籍而只築室冒赴大臣臺臣請削科充軍命拔去○  
命年過百歲未經實職者此後一一區別狀聞歲首  
老職下批時同為舉行○傳曰予於永豐事竊為傷



惻歎賞昔在肅廟追復莊陵命有司效節諸王子如  
錦城大君和義漢南君皆用六臣及寧陽尉鄭惛褒  
贈之例以禮改葬賜以美謚未嘗在其中而外孫主  
其祀獨漏易名賁墜之典近聞永豐墓在高陽大慈  
洞夫人朴氏之墓在忠州皆在藁葬中無碣無誌謚  
狀在太常未宣此豈非闕典文事近聞故王簿李正  
華主其祀正華死其子在天武科出身今則王家可  
謂有其人日前才命錦伯尋墓修治仍命賜祭始知  
內外墳山之各在畿湖今畿湖伯遣邑倅脩除掃治  
立石以紀之主祀人李在天亦令政曹守令差遣俾

即違謚○翰林都堂會圈取沈能迪等六人 掌令  
崔景岳疏略藝苑掄揀容下極選而都堂取舍或出  
循私或至違式圈事才先物情大駭主圈大僚雖不  
得請勅叅坐諸堂謹罷亟宜改圈云云然則批翰薦  
之為圈出於祛黨私之聖意忽於圈選又如是云云  
然則改圈為三望然後愜於爾心乎既曰循私又曰  
違式循私一款固不足索言而謂違式者果何所指  
原疏賜批施以謹劑○吏叅具庠疏略臣於早朝將  
叅陪扈三堂齊會矣忽有政府下隸突入於前捧曳  
守廳書吏責出号牌喧聲狼藉臣呵責曰卿宰齊會



之處放恣至此汝為何等漢郎未幾大臣使下隸分  
付於臣曰不可忝班臣乃擡厚顏而退矣百官齊會  
然後大臣就位乃班聯之例臣之不能先於大臣臣  
之罪也而大臣非不尊重朝廷亦貴禮敬大臣偏聽  
下隸至有不可忝班之言何也此亦臣言行不見乎  
之致云云批才以臺章之侵斥大臣有處分御疏雖  
至近來大官之不尊由予敬禮未盡之致自卿宰以  
下凌侮若此為大官者豈不難乎卿之此疏決知出  
於言楚意越故欲起惹卿則施以譴罷○左相蔡濟  
恭疏略臣以都堂會圍厚招人忌臣苦心對揚極意

遴揀者妙年登庸之才俊也又况均齊方正庶不負  
平天下之要道而其所云循私違忒者只在破壞圈  
體而繼伏見前恭判具庠疏批可知以昨日班行事  
為先發之計也凡有動駕嚴鼓下則東西班預為齊  
齊整二嚴下則大臣始為出座朝儀從古然矣昨日  
二嚴下後臣始出座則卿宰之有軹床而虛其位者  
尚三四臣使錄事摘發因其吏曹恭判具庠晚始  
出坐摘取政府隸捉囚曹吏者之号牌嗚呼國之為  
國紀綱是耳黃翼成之坐政府拿八戶部尚書尚矣  
雖不敢望自有政府未聞有若此之駭舉也臣分付



政曹吏曰待明日登筵當論勅吏忝不可坐班次退  
去宜矣云庠乃晏然陳疏為自脫詐聖批嚴峻雖命  
謹削臣未知譴罷等罰可以整頓已頽之綱耶云云  
批圈事之如此由於黨私舊習畢竟安帖在一号令  
間事具庠事蓋知其所以待御登筵當有加等處  
分○親行翰林各試應試諸人不膺命敷迫祭濟恭  
人侍仍下不應試人具格親問之教諸人始赴試試名  
丁若鏞全○司直權裕疏論翰圈仍斥左相蔡濟恭  
履焉被抄傳曰忽以前啣有此投疏其力戰角爭之習萬萬痛  
駭權裕施而疏鼠昌原府○海州幼學鄭志勤第疏略

海州卽我太祖勝捷之地宣朝駐蹕之所元宗潛邸  
仁祖誕基而駐蹕之墟潛德之邸尚無豎碑請一體  
立石仍於境內初立四聖祖崇奉之殿云云批本州  
有<sub>四</sub>聖盛蹟豈不知乎兩朝特命豎碑於兩處聖意  
亦可仰認今又加聖或近太疊至於建豎殿宇未可  
輕議○以錦城尉朴明源逝革傳曰生而三朝恩遇  
備至沒而播紳輿人嗟惜其生也榮其死也哀者其  
都尉之謂也戊辰以前之事詳載於貴主祭文何忍  
提說且昨秋以後予尤視之以恩人近聞衰老沉痾  
昨日近洞臨駕欲為視疾於主第因史官回奏知無



以收拾未免虛還豈料逝單遽至平昔則加以殊禮  
身後不若平昔則何以表予意禮葬用一等柩材以  
長生殿副件擇送第三日遣承旨致祭祿俸依大臣  
例限三年輸送承重孫勿論年限待闋服敦寧叅奉  
加設單付衣衾諸具令內司拔例舉行三年祭需令  
度支依判下輸送成服前賜謚而以都殿之賢無記  
績之文甚不可令文任不多日內撰進謚狀○兩西  
御史李膺書啓臚列平安前監司鄭昌聖黃海前  
監司李洪載罪狀傳曰兩道伯辜負債誤之罪為違  
重典然不無輕重之殊海伯不過暗昧損軀箕伯則

年紀之衰倦人品之疎濶姑舍前罪未盡勦而追叢  
又如許其情不出於見欺也不察也大抵誤昇之失  
在於朝廷前監司鄭昌聖中和府寗配○謚望朴明  
源忠僖○平監沈頤之疏言前道臣鄭昌聖查事交  
承間難以舉行傳曰日前途中語次以時道臣難以  
行查為言此不過交承間查事寬猛難於適宜之謂  
也此疏決非已意苟欲為之成命之初何不陳疏令  
忽如是此必近日出入筵席者暗服走通而然既非  
至親又無緊關則卧內酬酢已入於千里外關西宣  
化之堂此莫非舊習種種復舊而然其日入侍承史



處查問承史等問啓承旨申耆以為臣從弟漫以鄭  
昌聖押去都事下去臣作書道伯之際仍言前伯查  
事事關交承必多難處云日前箕伯答書盛言交承  
間不可當之意故臣又以為來云似然為答云云傳  
曰雖極口發明渠之汗漫書中提及查事已萬萬不  
緊近來時俗窺覘臆料不出於承史眉睫其不能謹  
慎尤無所逃大抵頗有客氣似此虧頓縱出於不知  
中申耆湖訟投畀○傳曰懲貪之政無則已矣如吳  
大益倖逭當律乎為先拿來具格嚴囚同惡相濟泛  
以助虐尤極痛駭前掌令白仁煥前縣監趙慶輔前

曲籍金文瑞前注書承慶恒前監役辛漸亦令星火  
拿來鄉錄時不能嚴禁之平安前監司全履素拿問  
後西邑投竄○傳曰不法之吏何限而皆用意故犯  
者至於吳大益觀於所供叅以本事如渠僮伺迂濶  
古未聞今未見目下死業即鄉錄也見欺於邑人關  
由於營門優可為自拔之端外此別有所啓且者渠  
叔即故叅判先運昔在戊申多有殊勞先朝獎以切  
存社稷許以十世宥之今其侄人也憤奇自陷大戾  
籍令情實十分難赦死律一款正致意况三夜拘繫  
半日施威足抵他人準次之刑街上之杖罪人吳大



蓋絕身勿限年定配○吏判洪良浩叅判趙昂鎮疏  
請高應觀改正仍附自引傳曰高應觀地處之如何  
未必物議之信然其弟之定配亦由漕倉事云則尤  
不必以此為拘人之云云付之無可也何必露作  
處義殆若與之較挈可謂風采模稜乎此疏還給應  
現事不可丑之點昧其委拆詳考草記○吏曹草記  
高應現之弟應錄為靈先座首以漕倉討食之罪配  
郭山應現與倖賊親密之狀公議峻嚴云云傳曰與  
因他事端而嚴配有異無可拘之端親密一款亦有  
許多般無故時往來知而則亦不必為拘以此知悉

○以申禁後犯乘轎子或擔機奉命都事申提拿問  
其外守令等或罷或拿○備局草記依下教問於邨  
人等處則完營邨人所告內今年正月閏校理招致  
界首主人錢四百十兩使之給納從當嚴簡監營使  
即還報云故準嚴備納于今四朔尚不還報云申禁  
之時雖監司至親違法捧錢極涉駭然前校理閏昌  
赫施以譴削云云傳曰閏昌赫之違任固城為十五  
年之久其貧窶可知所查四萬葉尚矣無論雖卑四  
葉渠何以備給適值至親之典腴邑貸借若干錢貨  
雖不是異事推微於邨人果是違法之大者按以弟



為兄隱之義今至四朔無意備報疵累至登於臺啓  
論其所失在於完伯况昌焮出入徑幄者以四百兩  
負債譴其人而削其職則青帳之內人當嫌其銅臭  
堂堂清朝寧有是耶閔昌焮論罪置之當駭道臣施  
以譴削却人事自本司嚴飭使即備給○左相蔡濟  
恭劄畧夫以權坪之簪纓世族操履端雅崔顯重之  
人罷文學蔚為翹楚謂之卑微闕算是豈坪顯重之  
罪哉今以亡婦之三從甥歸之姻婭童稚而素期待  
日以狎客以人事君之苦心適足以陷人悲夫吳大  
蓋事臣之所奏何嘗以大蓋為營救至於論具庠疏

句語信手寫去略倣古人文而不料入於扶摘加以  
人臣不忍之目世道之危險何至此極至若囚禁儒  
生事信於華館動駕之日入敦義門內有不着上袍  
者二人交臂立於橋傍一則扇遮半面一則口橫烟  
竹權頭喝令去竹則橫竹者斥呼臣姓名曰吾豈見  
渠而去竹乎於是權頭使從隸捉囚二人政府規例  
之不容已者臣則默然而已及見獄署囚徒即金觀  
溥金炳星也夜可三更獄吏脅息告急幼學數十餘  
人欲碎獄門而大唱曰不放二人吾輩當殺獄官云  
臣於是滿心驚恠移送秋曹翌朝聞之炳星即恭奉



世根之子規淳即奉事履毅之子而橫竹悖說者規  
淳是己臣方擬具由草說世根來見臣所親乞哀甚  
摯而其言然有識見且炳星初無開口而遮扇亦不  
足罪也臣果即放居三日間觀淳老祖父抵書臣所  
親者而有曰家有悖孫云臣於是又放規淳臣之忤  
意不欲以此推上朝廷今臺臣先發之以至上徹其  
亦不思之甚也云云批遭逢如此委畀如此而以一  
時不虞之讒言反忽物各付物之義者得無有媿於  
進思盡忠乎卿之不媚於世夫人之所知三載中書  
殆無一月安於朝固勢耳至於儒生事觀於卿言可

感恢量以尊朝綱之義方欲查究夜禁不特法典所  
載直提學以下皆在應執之中昏夜白徒如是往來  
亦令廟堂查出伊夜巡邏營門草記勘過○備局草  
記當該學儒生作挈獄門首倡者限己身停舉巡邏  
營門大將從重推考字內牌將各別決棍事允之○  
掌令黃樟疏略向來洪秉聖一疏陰慘悶忍不忍正  
視假托討逆而其精神骨子則為偉簡右袒者也疏  
末忽說酒禁而曰舉國如狂者是寓義於酒而歸一  
世討逆之人於如醉如狂也苟非然者也百人雖請  
禁酒以渠崇飲何敢諫請又况世多不飲之人則何



可以舉國若狂四字厚誣一世耶此非無文一秉聖  
所可自辨請拿鞫得情吏議李勉魏以渠地處驟升  
清要雖是偉簡兩賊吹噓之力而昨冬驥簡事出之  
後課詩泮題詩曰今日之事何如賦曰佯應曰諾設  
為問荅譏訕朝政又於歲首獨政以偉賊血黨六七  
年枳塞之尹在醇檢擬並諫之望一何放恣之甚銓  
部國子之望且並改正仍施屏喬批洪東聖事何若  
是嶮礙况架鑿於句語意不到處仍作重案勸以為  
此者足做如許句語矣李勉魏事尤不滿一笑疏語  
抉摘猶非美俗况以題意勒成題外之罪乎爾以起

廢之終乃敢受人囑托為此悖習宜投有北以息鬧  
端而既蘇而姑反涉干和亦豈爾樂為深軫務闊薄  
施刑削○吏議李勉魏疏略黃樟之疏孰非驚心而  
最所痛抑者字偉吹噓之說也臣於癸卯登第之初  
九朝典籍一不檢擬於郎署方其時也偉簡諸賊誰  
曾以臣姓名三字營護汲引於殿下之庭者乃以十  
七臺通見漏之數忽叅瀛選數月而銓即四年而緋  
玉以至見職苟非獎拔之恩臣尚馮唐之不調耳未  
知西賊吹噓者何事其曰泮試云云樊噲之問於張  
良諸將之應於韓信是信手拈出者而傳會湊成疑



疑人於不當疑之地至於尹在醇諫望事間遭報終  
制故果一檢擬而章奏間姓名不登侍從榮舊望自  
在偉黨與否臣實未知云云批叭叭便不新新照燭  
豈待爾言○傳曰朝選因言端黃樟疏批中受人囑  
托一句右相以為如何以擾攘於東提西挈改書下  
○傳曰近來駁擊之疏何限而自見黃樟疏言念朝  
象豈勝長慮大抵以言外之旨臆料而自出注脚又  
於注脚之外更入一層驅於黨逆之曰自其口構罪  
仍定律名清朝無似此交象今此除拜不欲置人於  
人鬼關頭而然承旨洪秉聖牌招○六月廣尹尹行

任疏畧願臣情裡有異於人仁廟丙子臣先祖臣集  
論斥和議受命彼中藉曰瘞碧之冤不在此地當時  
徽墨之舉實由是城父老行旅莫不指點咨且今使  
臣佩符擁蓋揚揚昇赴臣雖不逞言獨不媿於彼父  
老行旅乎云云批今廟堂覆啓請遠免之○左相蔡  
濟恭劄略灣尹以熙川郡守李得臣首擬矣得臣是  
外補之人自廟堂直為陞遷未安云云批廟薦體重  
罷散猶勿拘外補亦官職似無不可係是無於例循  
例為好依施○十八日傳曰後嬪朴氏生男內殿取  
以為子以元子定號大臣諸臣求對陳請特許所請



告廟頒赦令該曹舉行產廳自今日依例舉行○大臣請對請奏請封丹上曰皇旨雖有即為奏文聞之語予之本意欲遲待稍長甫廟封丹時春秋予之受丹時年紀實合遵倣然既有皇旨不可不即為報聞而兼伸必欲遲遲之意與請行封丹有異不必專差使价今適賀使之行姑未渡灣卿與文任以此意撰咨八送可也○王元子定彌陳賀頒教文藝提鄭民始製進

○諭中外綸音赦令各編業籍者一千一百五十二人悉許宥除諸道舊還丙申春以前勘簿者極秀米最久一年条並行蠲免結稅舡稅漁稅鹽稅場稅分

數減除京貢各貢契舊遺在限二萬石市民徭役限二朔洋隸懸房贖錢限三十日亦令蕩滌卜日設科取人朝官年七十以上士庶人年八十以上各賀資過百歲老人加給米肉○傳曰產室廳都提調洪樂性鞍具馬一匹面給提調吳載純加資副提調洪穩正卿陞擬捲草官韓光會報恩縣監朴準源亦為加資○傳曰慈殿宮致詞箋文對舉承旨鄭東浚李運加資禮房承旨李祖承壬申九月其曾祖為左承旨今番其曾孫亦為左承旨事不偶然一體加資○七月左相蔡濟恭劄略國朝一年二都政政事之最大



者東西銓長必就議於時原任大臣祖宗四百年不易之典也西銓長前期問政於臣東銓長至今日日仄而終不來政在明早則其意欲遂不問政而自行政耶銓長以臣文字一句謂以與臣嫌避而臣則無心馮去銓長則有意者過未知果合於義理與否而設令嫌端真如其言國事公也嫌端私也以私廢公其可乎今之大臣人不如古雖使問政有何禪補而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吏判吳載純謂宜嚴加責罰問政如不可為則都政亦不可行臣亦見輕甚矣云云批吏判事極為未安從重推考仍命原劄留中令三

銓問政○安胎使單吳載純○傳曰今日內閣公事知之不可但以嗟惜言大臣賢相也考我友于籍手事君向來辭銓一事不媿古人之辭樞密朝家之視遇誠不若閑奄然為古人惜哉惜哉聞選臣言以大臣遺意不請謚不請禮葬云趙忠貞朴忠僖家皆成其美今該曹叅考兩家之例卒判府事金煜家優送葬需至於易名之典欲令當日議謚更思之以厥可紀之善行無狀德之文者甚是欠事令文任斯速撰狀即為議謚宣謚日當遣承旨致祭大臣逝單不為登聞萬萬駭然近於副尉家猶不拘况大臣乎該曹



堂上罷職○知事金漢春疏略臣家所遭甲辰秋傳  
教不得頒下舉世何以悉其裏面世之所以討臣者  
即四大業也辛卯事昨冬一疏無批荅還俗至於辛  
巳事聖明洞燭無餘甲辰昭晰之教詳載記注而彼  
輩非不知聖意之如此而把作話柄者只以宮禁事  
秘跡涉難明故憑藉虛影直驅人於黠湛因測之科  
蓋其時臣兄方在草土適因內下御札之往復畧陳  
朝臣之弄權以冀聖明洞察於用舍之際而已至於  
尹壑沈樂殊輩相繼聲討壑疏曰惟彼蚘結龜柱蛇  
蟠啓禧請張凶論謀逼我聖上幾乎不安乎貳極此  
有一言可破者我聖上正位歲極之前輩賊已死則  
所謂蚘結臣侄果何說也急於陷人不顧其事實語  
勢之自歸虛妄也且當輩晚秉權臣侄年甫弱冠假  
令真凶謀乃與家駮一布衣蚘結縛繆之理乎其疏  
又曰晦及龜在潛議者何說所營者何事其凶言逆  
鄭臣不敢一一枚陳果令臣侄真有是事則何彈而  
不為指的真陳為此吞土隱眩之說也此無他其心  
功於孝忠凶徒必欲為建德報仇而終無奈事實無  
據模捉不得其言自不得不如此爾沈樂殊疏持一  
尹壑之傳法沙門指意尤極凶毒此何等說而乃敢



白地做出如是無忌也至於趙賊事臣臣率幕之職  
惟是東藩其時徐有大尹重淵以啓請率去重淵雖  
故有大尚存親幕與否一問可辨且尹九淵之死出  
於賊之毒手故臣臣嫉之最甚臣兄待罪戎垣也將  
官之望一不檢擬據此以觀則假令臣臣真有為達  
宗婚之事何必擇已所深嫉之人以為彼之羽翼哉  
且臣臣雖欲圖婚其勢不能獨辦以慈殿明聖豈或  
掩覆而容貸乎甚至樂誅疏以為達權為龜柱之擁  
戴而啓能主其謀云嘻噫痛矣臣臣於能賊不是風  
馬牛不反而畢竟推戴之達起於起處今強援臣臣

岸連能達此何等白地虛妄之說也此不過渠輩自  
脫其罪移禍他人之計情態曩憲誠不忍正視也量  
鍊事渠本自處以讀書之人臣家曩在湖中故數次  
相面而已伊浚臣家眷在京師則聲聞罕及臣臣謫  
居海島防禁至嚴雖欲潛遁出謀其勢末由大抵臣  
臣壬辰一疏實出於愚忠賦性狂褻嫉惡太過積忤  
一邊仇怨溢世逮天丙申被謫之後羣憾並起衆惡  
咸歸惟以殺得臣湛滅臣家者作大事雖無恩怨之  
人舉疑以莫須有雖日月之明何以盡燭云云批辛  
卯事昨年傳教已備悉辛巳事甲辰傳教昭載記注



趙城事亦詳載於甲辰傳教中附陳戊戌事元無公  
家文蹟之見存者非御家所可替引傳曰甲辰傳教  
不出於朝紙其家人之以傳教餘意一番仰陳不是  
異事原疏雖已賜批到今事屬先天無異灰冷此後  
如以丙申以前事追提於章奏者直於啓板前付丙  
○傳曰舉國同慶萬姓胥歡而殿宮之心一有未盡  
懋釋之端予維欲與舉國萬姓偕此歡慶而予心當  
如何廷臣聞此寧不體認而知感乎今日之教一則  
出於仰慰二則出於供歡自此時節承候自當申修  
宮中故事大抵向來事即一滄桑到今皆屬先天况

起居之禮無關於官職今丙本宅體悉此意○命前  
承旨洪樂信付軍職○八月德興大院君祀孫前都  
正李彦植之子熾登武科傳曰大院君奉祀孫之登  
科即初有之事何等奇喜宜有告由之舉大院君庙  
遣禮判替行告祭○甘露降于京城又降于驪州三  
日○京監朴宗岳狀啓內司別提又到坡州黜置罪  
人鄭妻所住處粧造轎子衝突出來轉至十里地政  
院請對傳曰內司官負持空轎子載來宮人顧何大  
事道伯之執留狀聞已萬萬駭然爾等之以此事請  
對尤為屑越爾等違差已令奉命之官快捲轎子招



致該邑茶母憑示宮婢扶貌道伯削職○元子定号  
增廣取李文會等四十七人○元子百日親臨春塘  
臺行食堂應製取二人賜第○注薦李海隣賢薦徐  
有架建李○十月親祭元陵展拜局內諸陵○傳曰  
政格之不敢違越如律令之無得依昂筮仕兄弟之  
不得並據自有先朝定式况數朝之內乎許多生進  
不患無人而豈必鄭世淳兄弟如許循私之習焉敢  
售之乎吏曹叅判洪秉績丞施不叙○嶺南儒生蔡  
學曾疏言故判書權專即端廟外祖而專之子自慎  
株連六臣與府夫人崔氏同時並命國舅亦追廢為

庶人至肅廟朝追復爵諡封築墳山而但府夫人墓  
既闕表碣又無誌石無以追尋今有一脉血孫窮不  
能自存宜令別建祠宇以奉其祀又於墓下依永豐  
近例別設一壇以為府夫人時祀之地云云批花山  
府院君墓道尋出後朝家所施恩禮備至至於建祀  
不祧用國舅諸家應行之典何必煩請稟裁府夫人  
墓道之獨未追尋實為欠事指點處設壇有何不可  
○傳曰近來鄉儒疏牘多屬褻瀆今聞以孔子朱子  
書院事封章云此豈如是之事乎孔子主享於文廟  
朱子同享於廟內書院之稱太涉無稽如尼城等建



院特不過寓感於地名則特禮之特禮之豈可每每  
援用今泮長責飭下送○夜有瑞氣燭天自重熙堂  
庭畔松樹亘於星鳥門天明乃已○以毓祥宮周甲  
再周之年仲朔時祀進定初六日親詣行祭慈殿與  
中宮殿親詣行禮○十一月毓祥宮行禮傳曰是歲  
是月是日是宮是享禮先朝出天之孝思慶今日符  
甲之洪休誕育聖躬之功之德蓋肇於此惟予溯源  
追本之念何以記之贈領議政崔孝元家遣禮官致  
祭前兵使崔朝岳前水使崔景岳陞品調用○傳曰  
周禮有九拜之禮雖無於禮而義起之時王之制不

可不遵况自在先朝以朝服祭服拜禮無得用舉手  
加額之行又習俗俾復翼如之儀飭禁不啻嚴截近  
來申飭亦何如焉敢竊謬乎此後嚴飭○尹得亨為  
寧海府使○傳曰司導僉正李萬運丹子編摩效勞  
已多江華時任徑歷口傳內擬其代後政以萬運差  
遣○左相蔡濟恭劄略儀見小報徑歷促令內移留  
守使之趨明朝上京臣不勝訝惑噫達宗之氣息島  
中防守不嚴致有昨秋逸出之變今若鎖其上營虛  
其貳衙則安知無意外之患且留守交龜非朝家所  
可指揮而屢下催促之命命令顛倒處分訝惑向日



鄭妻事群疑大抵皆然卷言至今未已臣則篤信殿  
下者也聖人豈欺我哉而猶不免中夜失眠今日之  
舉何為而使臣不能安宿昔之憂也云云批留守以  
病丐適故使之上來到城外交龜而觀望遲遲沈今  
稽後飭教烏可已乎徑歷內遷適因事會之適然一  
則體下之舉也一則酬勞之典也命令謂之得宜可  
也聽聞謂之得動可也卿何曰顛倒又何曰駭惑乎  
且所謂群疑何疑卷言何言乎○傳曰大臣予所敬  
禮而聖人豈不云乎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今之大臣  
遠詣太過反不盡禮臆料之說至登劄牘以未形未

然之事勒加鑿大臣如此予亦豈必枉執敬禮以令  
紀綱之解弛董率之地有此不擇言之失後弊難言  
議政府左叅政蔡濟恭罷職○傳曰向以鄭妻事二  
重臣後先迭陳之既有闕後弊大官已處分之後下  
此失言之罪不可不明正石恭贊宋載徑京畿監司  
全熹亟施羅職○傳曰昨日傳教既有體諒二字不  
可不信申驥顯承旨除受傳教置之以示安帖之意  
○傳曰西北別材料武士明日慕華館親臨試射路  
由崇禮門事分付○大駕出宮諸臣攀輿請寢命大  
臣閣臣黜或削出崇禮門回與直向別營嚴飭把門



諸臣八來者一並勿納○王大妃殿下該教曰近日  
主上眉睫之間辭教容色似有別般過中之舉朝廷  
事處在深宮雖未知屢次懇挽而不從計無所出送  
本殿中官於津頭或有送宗上來者使之傳旨還為  
押送此事雖有自擅之嫌有不假顧矣惟望朝廷送  
宗如未及來以慈旨還送即請還宮如或已來則傳  
此該教即使還送予誠意淺薄不能感回上心以致  
又有此舉雖在病中處於卑室以示自貶之意○負  
罪臣蔡濟恭疏請還宮批初欲於四路任此處途中  
有不容遲緩之事端果即旋蹕臨此此誠萬不得已

權宜之權宜何假顧儀衛之浮文乎凡事之遲速各  
適其時然後可謂權而得中予雖否德而願學聖人  
也接浙何太忤遽三宿何太支離此可見時中之義  
也今日之行若備嚴鼓整行伍則予雖欲徑情而直  
行得乎况此舉非為遊觀非為暇豫其中必有切煩  
鬱切燥悶之端為此罕有之舉卿須諒之○閣臣吳  
載純等求對傳曰慈心未格該教踵下如屬可已不  
可已之舉則敢不承當而今日之行外面雖似忤遽  
其實適費商量也留守守令之無一人傷損即懲義  
於昨秋也駕還之遲速惟在卿等及廷臣體予至切



之情問予由中之諭勉承而強從予亦何苦衝冒隆  
寒守此荒江湫舍不思衛士三軍呵凍之弊乎○死  
罪臣金漢者疏畧鄭妻潛入城闈達宗又將躲出鳴  
呼乙丙懲討人心漸徂諉以先天拔本塞源之論無  
聞執法之地凶黨增氣亂達接踵一轉為夏賊再轉  
為漢賊以至凶偉奸宇逞毒手於丙歲妖簡悖驥鳥  
將心於昨冬今乃抽妖孽於畿纒脫劇達於島囚乙  
丙餘孽必將乘機跳踉投袂而起而舉朝睡熟百僚  
舌強外劫殿下箝制之威內懷渠家觀望之習云云  
命疏本自政院之批○負罪臣蔡濟恭再劄批予之

今日之舉雖似過宜觀過亦有知仁處卿之將順之  
前無非移蹕江干之日○王大妃殿下諛教曰俄下  
諛教於朝廷望其協力矣夜到此深消息漠然此何  
意也即為還送仍為懇請還宮諸臣奉慈教求對不  
得入○知禁鄭好仁押送罪人次都都事羅將發向  
楊津命發送宣傳官具格拿來親問好仁及都事姜  
儼儼決棍汰去傳曰專輒人臣之極罪往古來今豈  
有自下發遣金吾即之事乎昨年舉措言念後弊非  
不欲以其律勘斷而藉重者慈教也近甚薄竄而旋  
宥今日禁堂所為又不近於擅便乎此蓋昨秋事認



為可為而然此而尋常看過國綱將焉所施強引次  
律焉追刑竄而刑具無預待以致不得如格處分鄭  
仁好即其所向地免為庶民○是夜駕宿別營王大  
妃殿下諺教曰今日朝廷舉措心寒且驚矣自上當  
此陰寒勞動徑夜萬萬驚悶已送本殿中官亦望朝  
廷之協力不但為還送何為放之日已曙矣尚無  
還宮矣微雖知舉措之萬萬不當而予將親往送送  
送宗奉還聖躬以此意即告于舉動所輦輿即為待  
令又下教曰聞承旨所奏罪人似至入於卧内豈有  
如許國體豈有如許驚憤乎今日亦踰半日還宮一

時為急于之一心在於宗國則他何商量雖無儀衛  
方為乘輦此意傳于舉動所○諸臣力排環衛曰慈  
教請還宮教曰自内承間慈殿出宮予方回鑿兵判  
馳入以還宮之意仰奏王大妃殿詣禁川橋下教曰  
若欲還入豈為此舉乎罪人還送更無此舉則當還  
入不然則當往私第詣敦化門外聞罪人還送的實  
然後當還宮矣上以已還送之意命回奏仍陪慈殿  
還宮矣○傳曰翰林啓辭事終涉如何惟二去甲戌  
年有之豈可取用其例設有可言之事以執藝之義  
冒昧陳疏可也焉敢為於無於例之舉乎其時翰林



並罷職○傳曰天徑地義之常則便不容權之一字  
臣下專輒於理達於義悖其罪一罪其律極律一有  
干犯實涉同赦昨秋禁堂事牽於籍重戒存忌罷未  
免薄鼠旋宥而其漸豈直霜將冰而已乎中夜無寐  
每一念至於不覺蹶然起者屢伊尹聖人也霍光忠  
臣也過慶慶寧或遺契於後世然莽操懿溫逞凶篡  
竊輒以伊霍為口實况我國素稱前例之國此路一  
開後之效今者以某時有某例援而倣之恣其凶聽  
則今日諸臣雖萬被誅戮將何以贖其罪乎此所以  
裁的於義理輕重之際昨年即釋禁堂近日特擢言

者此而曰不可而爭執則是養養莽操醒成懿溫其  
罪有浮於以賊遺君苟有知覺孰敢容喙乎除命之  
姑寢而以前承旨使之乘駟還鄉者處分誠非激惱  
之舉違臣之不辭裏面權衡者昨違有云云更以掖  
庭署司謁別給馬牌馳送領付茲以義理頭腦處分  
委折敷示使諸臣曉然知前承旨申驥頭區處之事  
實因此而有附說者掩庇匪類之一宵小不忍其顛  
沛近於婦人之仁且於日前江舍住宿之夜細叙積  
歲鬱陶之鬱奏對初言先及於宋翼魯之之尚今假  
息渠未免蒙被惡名為不暝之眼云予始覺前日之



過事周遮反忽明好惡之義理如冀魯者及今抵以  
重辟可以伸全恩之本心可以杜邪徑之他竇大抵  
冀魯之丙申間從奸吏潛行千金之賂物言之醜也  
賂物之還俗厥吏一策可知而冀魯到處宣洩畢竟  
無間知之事為世指點語到是事渠輒涕泣滄沱唯  
願垂行查治其時則不欲以鄙瑣之事語及廷臣一  
味不聽到今厥事添渠罪案渠謂冒此罪死不得為  
潔鬼其言絕於其情切悲一冀魯何惜之有哉前別  
檢宋冀魯姑貸一律授之絕島俾斯宵小構釁伺隙  
禍人家國殘人骨肉之謀惟茲處分之一弦一索天

豈一時驟思亦可謂永有辭並令知悉○十二月傳  
曰為園幸設舟橋聞橋邊畫傳大次以驚梁李承默  
世居家定之且聞於選臣此故相李陽元郊亭而自  
号以警渚有至今傳稱之事蹟昔在宣廟朝議有岐  
戴之漸惟故相獨立不偏倚宣廟嘉之嘗夜覲前席  
命傷作歌而賜之有鴉黑鷺白之句其居其号蓋云  
托意於此先朝乙丙起想於此亭特命賜祭宣謚今  
其亭舍屬于公家而無記蹟之舉可乎令主家別構  
一亭於其側庶齊舊觀移揭題扁○傳曰是年庚戌  
予覩舊甲之重回敢不以先王之心為心乎推恩京



外有隆渥之舉時昔諄諄若令承聆月前拜宮歸路  
粵瞻西樓增我孺慕述事之舉豈可踰歲文臣卿宰  
嘉義年七十以上已經重卿人陞拜知中樞趁除文  
肅拜於孝英之西樓○左相蔡濟恭啓罪人之自島  
出來即莫大之刑政之朝廷初無一言之指揮於營  
門而島配罪人任自還歸則道臣宜無不知而不為  
火急馳啓仰請其故使在廷臣僚漠然不知監司尹  
著東請削職上曰依為之完泊事未免大做錯有旨  
直下於申驥顯而在處則當初不聞知似然而涉海  
出來之後必有邑報鎮牒而形止之不為登聞所現

非細拿勘可也○柳河源啓近日宣薦自任此洪仁  
默筆主薦用私乃敢倡言曰某遠人不當入嶺南之  
當入者一並見以居嶺南而非嶺南者二人充數  
云云傳曰臺啓中居嶺南非嶺南之語名雖嶺人居  
非土著矣取見薦記居住以嶺南懸注然則非嶺南  
云者非指陳色目而何掌令柳河源罷職

辛亥

十五年正月領府事鄭存謙疏乞致仕批卿年至矣  
病且痼矣陳力就列決知其難強予於御初元枚卜  
意豈徒然伊時搢紳難言之憂尚忍言哉禮樂刑政



盡為顯弄之玉醜輩所潛窈卿能奮然勇斷去就不  
苟人或以獨善答卿御樞機之密宜使鬼神莫窺記  
昔乙未冬辭賓客疏語曰匹夫懷璧既往莫追哲人  
知幾方來可勉又曰接天之浪傍及虛舟傷弦之羽  
猶恐曲木蓋此數句語即卿所藉手予所許心者已  
矣卿令老且病引年之懇若是其切至俾卿就閑安  
意將攝實合敬禮所請特許○掌令朴猷煥疏論送  
豎自島出來時公路守令或有迎送支供者宜查實  
重勘云云批不過朝令守令有何罪也無論如此如  
彼去來形止初無一言登聞出於不欲干涉者而道

伯事可謂反拙繼曰當初叢送也定金吾即押至恩  
津後使之渡命則礪山對付必有文狀之報營監司  
之佯若不知寧有如許不誠之事乎爾既刺口論說  
向道伯不敢犯一髮爾果有右裡道伯之心則不言  
可耳既言之則乃敢若是無倫眷乎猷煥避以為興  
尹蕃東有四寸甥妹應避之嫌不得論列云云批甲  
寸甥妹無異路人連啓猶不可逡巡况此官箴乎○  
承旨入侍上曰向來洪秉績事豈不放恣無嚴乎向  
日玉醜既日穢盡則其姻族之無干連罪犯者自當  
無碍收用為政官者對揚之道宜與無故後錯排擬



俾沒痕跡可也彼秉績來間狎政必以此等入搜覓  
類聚純然並擬為市恩沽言之資伊時帳前三次之  
刑斷不可已而以渠耳郭之厚俸而得追特以昨  
之故也此後無論某時某事若有事端則一番刑訊  
準擬以俟此意令秉績知之甲辰年宋載經雖有已  
行之例而此則皆前右相所預知前右相則自當別  
論且有眷過於朝家亦不無永聆之事秉績渠是出  
八近密有何永聆者乎於朝家有何眷遇乎何所恃  
而若是跳頭也此後永為抹去於垂銓籤紙事分付  
○傳曰陵幸服飾中帟鬢之製其來未久温幸時因

麥事登場以識喜之意命侍臣各揮一穗其後以帟  
鬢代之無關於戎備文穿之筒介温幸時或因特教  
除之頭裨腰佩中可合省除者令廟堂高置草記以  
為園幸時事便好之地○展拜顯隆園○遣永旨  
致祭于六臣墓文烈公朴恭輔書院四忠祠贈故縣  
監申奎職用以改書錄○府啓持平李別軍職韓光濟  
以遐鄉之人濫沐恩造私與結托惟在帟簡之間向  
為永興府使也府民以為龍興江乃環抱濬源殿之  
水而近因水災潰決背流此乃所重之地不可不疏  
導云則先濟題曰大江變改何可以人力治之莫非



天之所廢渠若不與凶類結為腹心幸禍於五九月  
則豈可以一水橫流直為天之所廢乎請施屏裔云  
云批題語即不過無識武弁不嫻文字之致如是驅  
之於同測之科爾以同道之人發此惡口氣爾啓中  
若不如三字殆甚於莫須有向來以無不知必無不  
知等語勒加送男賊帽即朝家所禁斥者敬臣避嫌  
批爾則不叙使爾鄉之人知朝家禁偏黨之意○洪  
州幼學鄭履元上言其五代祖雷卿請施不祧傳曰  
故忠臣鄭雷卿之精忠卓節譬如大冬窮冱亭亭也  
獨青之孤松百世之下猶不禁清風之襲人方諸吳

尹洪三臣莫卞孰伯孰仲則門闕丹楔祠無華謚未  
免欠典又聞親盡將埋其主云與三臣恩報大相不  
同不祧之典用於勲臣不當用於忠臣而忠臣之不  
祧亦有舊例之可據特許所請以樹天下後世之風  
聲○左相蔡濟恭啓若論民瘼都庫為最蓋我朝亂  
屢之法專為六矣屢之上應國役使之專利而設矣  
近來民心不古遊食無賴之輩三三五五自作墨號  
凡係民生日用物種無不各自主張無論馬馱舡載  
頭戴手提之物廉價勒買而物主如或不從輒以亂  
墨驅納於秋曹京兆於是乎平民更不得從他求買



其西日增凡物之貴較視臣年少之時不啻為三五  
倍近日則蔬菜篋器亦有塵穢民生食而無鹽窮士  
無以覓需停廢先祭者有之此專由都庫不禁之致  
宜令平時署考出近來零瑣新設之塵穢並革罷六  
矣塵外以亂塵捉納施以反坐上曰依為之故相韓  
翼謩曾達白行之未幾仍寢今番則另飭可也○副  
校理趙鎮宅疏請前禁堂鄭好仁宥還洪秉績屏為  
首陳昨違已有備說洪秉績事惟予惓惓一念在於  
無適無莫無物無我不東不西不南不北名在仕籍  
荏冉枳拘者咸與維新通融混合不設瑣瑣畦畛屑

屑界限鑄成大平蕩也彼秉績抑何肺肝無難滓穢  
於清明之治規敢為踴躍馬敢為龍斷馬不顧小人  
之無憚欲效權臣之偷弄殆有浮於乙丙以前太阿  
未收拾時習氣王政數矣世道壞矣响濡自响濡鍼  
砭自鍼砭向來畧示弦索以求正於論思言責之地  
久矣爾今云云尚亦後時哥矣差強醒予咯睡大抵  
十數年前滄桑屢改鯨闔鯨死非喬木則世家也時  
久事定之後階欲極濟而陶甄即予質諸屋漏矢彼  
息壤之一副當造化櫛栴則為今日居銓者但當拱  
手承命而已秉績所為果常情之所出之乎效行還



宮上下疲憊之時逐長當瞰三銓汲汲耽耽窈其駒  
隙集四方之偶然罕擬故為不擬者流名者曰政望  
排書入啓市言乎背置乎有一於此因非人之極罪  
焉道三苗之常憲當初處分之止於薄勘以非其時  
也除非訊推下此律名皆近戲劇屏高衣典失之太  
寬欲使為銓官者知所德畏乃所以生道殺人也秉  
績令該府押至絕島安置戶濟○副校理趙鎮宅特  
除同副承旨○傳曰起感於寧越享事有博考之舉  
際聞昨冬本邑尋得子規樓古蹟之異事此時聞此  
亦豈偶然規樓基址尋得委折及祠院圖形詳細陳

聞事下諭道伯○二月江監尹師國以投書事密啓  
下別諭昨於回諭已示不信之意越中厖俗尚傳有  
太古遺風畊田鑿井入息出作雖是稍出頭角者意  
相志望不諭畧分視儒鄉如軒冕做校吏為功名曾  
聞以嚴為姓為一邑斑族華閱而其次若高若辛若  
劉諸姓為言云邑中幹務自為此數姓者所主張則  
必是睚眦此數姓者以猜收之心欲為湛滅數姓之  
計也可付一笑者也御若過於驚動以右項數姓有  
若真有所犯而徑先廣捕輕施刑訊則將使啾啾峽  
岷公然喫得雲擾波蕩之苦未免魚喁而鳥駭矣彼



越中之人于何有罪噫奸民之出於淳俗即朝家教化不明之致設使奸民登時就捉揆以古昔聖王下車泣之念怵然甚矣矧然大矣况使無辜混被逮繫為民父母王食何安先以此下有旨真該翻騰大書揭于布政門外通衢仍以一木宣示該邑士民俾各有所恃安業樂生至於奸民乾道昭昭不難究出待斯得即當大施典章○傳曰今聞文義知事申義清以百歲老人令欲上京云其筋力之康健可知上來時官給轎馬各別供饋都搃管除授○江監狀啓寧越府事李東郁陳呈內子規樓基址本府客舍之傍

舊有梅竹樓即郡守申叔根所創而端宗大王臨御之所也自有御詩以浚改稱為子規樓萬曆乙巳大水一邑沉墊樓於其時頽壓數百年之間末由重建此實一道之欠典也府使莅莅後通訪樓之遺址或云在客舍之南或云在客舍之西府使邑民無有知者而觀風軒即當日時御之地則官大路既在南牆之外樓在南邊大路上然後邑民之去來者可以拜於樓下云云開基次十月初九日府使率相地者往客舍南墻下則閭閻錯雜重籬遮擁不卞駐蹕之地就南邊閭家後方測圭議之俄而晴空忽翳雷雨驟



至旋即避還矣翌日平明大風忽起人家失火俄而  
風止火滅只燒客舍南牆外五戶而燼後餘灰為風  
所揚去樓址始宛然比平地高幾一尺遂即開拓土  
中破瓦箇箇拾得基上紋礎隱隱露出於是邑人皆  
曰是處既卜其地將謀木石時當嚴冬積雪滿矣層  
冰塞壑官民咸憂之一夜天乃雨三日大霰四山冰  
雪一時消融乃伐木於錦障之東順流而下斷石於  
蓬山之北載曳而運於斯殷事實非偶然營建事今  
正月十九日始役今月初六日立柱計料事傳曰異  
哉異哉豈特以一樓之德類各有時存焉云乎哉尋

基也火忽起燒拓五箇蝸廬風從以助勢揚掃灰沙  
舊鏤現於土底紋礎露於基上甚至窮冬絕峽大霰  
三日雨融盡層壑塞雪木於是斫木於是斲輸置於  
至臘之間正月而開基二月而立柱其事切之速就  
可見神理之克叶人情朝家則全然未聞這箇事實  
時適興想起感於六臣事送史臣奉考金橫石室之  
藏史官反面之日即規樓立柱之吉辰此可謂偶然  
泛然之事乎樓役豈宜令道伯捐縻徑始並以公穀  
會減樑文內閣原任提學左議政撰進記文李判府  
事撰進扁額弘文提學書之樑文記文道伯該倅分



書事分付○上御經筵玉堂李義鳳曰殿下在春郊  
時論謝上蔡克己從性偏處克將去教曰弱之一字  
即予性偏處及夫御極以後廓揮軋斷丕闡至治臣  
以為向者下教不過一時謙抑到今政令不無痿靡  
或近於柔弱云云上曰甬以胄筵舊僚能記當日有  
意激發之言有此陳勉語及時政大抵其時以弱之  
一字臨筵發歎者以朝多凌犯之類為中心之憂歎  
至及於言外之托辭今時則異是丙丁以後世故多  
端世臣多疵今之時宜無出於休養甬不見棟樑之  
需舸艦之具乎其材非喬木則不適用故喬木古人

比之世臣百年休養猶患難覓此所以瞿瞿於滋潤  
之或踈其方而斧斤之日來侵尋寧有煦濡之為病  
而勿欲剪拜之有損者也至於頽弛亦豈無隨處矯  
揉知所懲畏之舉乎○傳曰六臣之事所不敢詳而  
光廟下教若曰後世之忠臣又論寧陽家事若曰不  
可以亂臣論大執訓謨有以仰聖人達權扶徑之微  
旨其闡明而發揮之者豈不在予後人歟向於輦路  
過愍節祠起曠想遺官致賄仍欲錦城諸人追配越  
中之祠命史官奉放名山秘箴史官反面之日東伯  
以子規樓尋基形止聞馬事若待令理有不誣世所



補生六臣五宗英危忠大節咸推伯仲有不可取舍者別求無於禮之禮而行之不亦可乎往在肅戊寅復莊陵也廷臣以六臣祠近於丁閣為言引杜甫詩武侯祠屋長隣近之句命勿毀因歧議竟未免移構是豈非欠事乎記寃之祭取之鶴寺設壇之制倣于桂川以當時盡節人合造祠版就本陵紅箭門外除地為塲每年寒食從與享之使邑宰建一屋于葺寺祠版以寓一體祀之義噫禮緣於精神人無間不惟彼烈烈精英壹鬱不沫者有所依歸恭惟莊陵陟降亦有悅豫於芬必焄蒿之時是舉也夫孰曰無稽乎

○傳曰今因莊陵事思之忠正之先朴仲林有謚而成勝以忠文之先與同死而尚稽易名申飭議謚故忠臣朴季愚即大提學壞之子壞之作樂與許文敬制禮之功為伯仲則文敬之子詡與季愚同時辨命而詡則有謚季愚獨闕焉故學生河珀與亮同尹生卓然之節不可埋沒並增職○以莊陵壇配食事收議大臣閣臣傳曰大抵壇殿庭食固有間焉今此獻議或曰不可勝施而今於取舍之際當以死于節而其蹟之載于國乘與陵誌者為歸如六宗英也四懿戚也三相臣也三重臣也西雲劍也六臣與其父若



子中卓爾也訢詔及慥朴李愚文獻之子若孫而尤  
迴異也順興府使李甫欽都鎮撫鄭孝念也右三十  
一人定以配食祭儀有祝餘人之事未詳者如趙遂  
良者八人坐收司者金承奎等百九十人祭于別壇  
噫拚死奮義戮力於終事之地惟嚴戶長一人忍以  
不在死節之列獨漏於配食乎贈叅判嚴興道俾與  
三十一人位序之次故處士金時習太學生南孝溫  
彙倫自廢潔身不渝清風苦守足以風勵百世兩臣  
附享彰節祠事分付該曹○傳曰莊陵配食今因博  
議又有別設一壇之命三十二人之壇食祝式祭品

依初下教舉行祠版書以忠臣之神至於別壇則造  
三版書以癸酉丙子丁丑死事人祭時以紙榜列書  
姓名而朝士為一版盲人宦者軍奴為一版女人為  
一版位次在忠臣之左祭儀無祝事分付○謚望吏  
判李德壽文貞贈吏判鄭需御忠貞贈判書閔埈忠  
愍贈判書曹尚德忠貞摠管成勝忠肅府院君宋瑗  
壽忠愍贈判書朴靖忠剛○謁弘陵○司成成鍾仁  
疏請其先祖故校理熿同舉壇享之典批甬祖卓然  
孤忠無媿於殉節諸人况子有聘壽名列於生六臣  
是壇是享夫孰曰汰哉然嚴戶長一人外如生六臣



姓名之塗人耳目者監察鄭保校理樞郎副提學曹  
尚德贈軍資正亮同尹生判樞竒度監察柳自洎正  
即尹德校理具人文巡撫宋侃及甫之先祖熺及焯  
俱合於配享而屬之難慎之科此意爾不可不知矣  
○以平山幼學李養吾上言其祖長城守儼渡官事  
判己卯名賢中詩山正嵩善正江寧副正興長城守  
齊稱而追復之舉獨不及於長城甚是欠事依趙○  
司諫尹行履疏略臣嘗敬覽譜畧至我文宗壹位之  
十年虛位竊不勝訝感顯德王后昇遐在世宗辛酉  
之歲而即文宗在邸時也豈可一日曠嬪位庚午登

極後亦豈可曠壹位也哉文獻無考屬之闕疑故相  
臣金在魯奉命赴燕也見皇書籍有曰景恭庚午遣  
太監賜朝鮮國王及妃崔氏誥命冕服云故相驚曰  
我朝無崔氏王后也至有呈文禮部之舉伊後因忠  
州進士金敬之上疏英廟命史官考出實錄而無冊  
妃崔氏之事其事遂寢其時而考世宗實錄也燕山  
朝大司諫金克忬請復昭陵之言有曰文宗元妃權  
氏亡在魯山之前而一時追廢云既曰元妃則可知  
其有繼妃也此於全州崔譜有云恭嬪以無后書之  
其考名則道一也臨瀛大君璆之妻甥也人或謂恭



嬪是文宗妃位而只書世子嬪時所稱云辨此時自古口傳之言而第以故相所見與金克忬疏參以崔譜若將有據宜更博考云云批疏中所陳常所耿耿况於近日以莊陵配食事略有義起而講行者此時此事尤豈不廣稽而博問其事則莫重莫嚴其跡則至晦至昧此所以欲言不敢言際有爾疏取見不覺恍然會心至結尾爾亦存疑予惑因此愈遷故相赴燕時記述嘗從逆臣而見之而崔氏譜註錄亦與疏語差爽最是光廟實錄中錦城事有欲妻族為王妃不得以中宮非已而立而計離間之語似為一分可

據之證耶所謂妻族即指倉丞崔道一也且云欲立不得非已而立則文廟有母繼妃之禮而非倉丞之崔明矣方台見大臣春秋堂上詔度可據之道矣仍台見大臣諸臣左相蔡濟恭曰故叅判吳光運為禮當也掌令姜必慎書勸以陳達此事光運即閱可考又蹟乃悟曰顯德昇遐之後文宗無六禮而之之嬪庚午二月遷在諒闇壬申四月乃是禫月昇遐在於五月諒闇之中不得丹妃禮固然矣云云矣上曰一番更考則可以曉然矣仍命春秋館通考實錄及日記○寧越築壇之夜有紅光埽地如火自丁閣直亘



壇所子規樓上櫟夜亦有瑞氣○春秋館啓丁卯十  
二月湖西幼學朴通源疏言明史列傳有賜朝鮮王  
王后誥命之文考其年月似在文宗朝且言高陽地  
有古墓故老相傳以恭嬪崔氏所葬云云命知春秋  
金尚星檢閱沈鏡奉考世宗文宗端宗三朝實錄其  
復命別單曰世宗辛酉七月世子嬪權氏卒九月議  
政府請設嘉禮色從之十二月親送處子女于思政  
殿取判書雲觀事權格女為承徽丙寅昭憲王后喪  
禮禮曹服制只載承徽服制而無嬪宮服制戊辰初  
尹氏東宮封昭訓即嬪之女也別單又文宗庚午太

監尹鳳賚奉主上襲封誥命及中宮冠服出來儀注  
中有王后出迎賜物之語僉語答以為本無是例况  
今王后已薨云云及文宗昇遐禮曹服制只論貴人  
昭容服制而元無內殿服制磨鍊別單又曰端宗壬  
申姜孟卿等啓言內政至重久無母后請洪貴人摠  
內政癸酉首陽大君率百官啓曰今上無母后扶護  
之力下無賢妃敬戒之助云英廟教曰考出史本可  
證之端而如此文宗王后只有顯德昭然無疑第以  
十年嬪位之曠二年壺儀之缺及王鴻緒史傳中姓  
氏之誤書崔譔恭嬪之載錄為疑而今幸快知使中



外咸皆聞知湖需疏給之至於王鴻緒之明史乃是  
草藁康熙以後增損無常及張廷玉摠裁然後頒行  
天下此當為正史而我國列傳明以王妃權氏載錄  
不丹繼妃庶可無疑云云傳曰嘗聞先朝以此事命  
考三朝實錄嘗教選臣以春秋堂即渡命前當整衣  
以待之及其渡命下絲綸以曉中外之惑此教昭載  
先朝實錄近來人昧於典故有今番臺疏以重其事  
之意名問大臣大臣亦記有伊時事文蹟未考出之  
前有難決疑現此啓語實為後來微信之資自今可  
以奉以信之快釋前惑以此啓辭瞻頌朝祚○傳曰

我東日月得至于今則神皇再造之恩與天無極時  
則有若尚書石公力贊東援之謀當時朝論多歧貳  
則尚書慷慨彌縫輒發矢言曰苟不濟也繼之以死  
其詳在遺傳其懇款之誠意百世之下令人感激尚  
書竟遭讒說其死乃由於我妻子戍邊噫我國所以  
酬報之者豈下於李提督楊張兩帥而提督之後流  
在我國立廟造祠版饗以牲牢尚書則其從孫有與  
僧徽貞浮于海遁迹東郡者文獻無徵尚未及聞向  
於郊幸始覺有尚書弟奎之孫之玄孫廣搜故實旁  
探族訛今於皇壇齋舍台見取閱東來事蹟足為徵



信之證左是日見是書豈無表異之舉曾聞武烈祠諸像多見失惟尚書之像肖面宛然云其遺孫質質迄未得徃省甚是欠事安峽流寓人石漢英漢俊等給馬下送平壤使之一瞻如有小本仍許構第安莊以時祭之如無之倣用支子別在之義以無不可且朱子之論有宗泐越去他國支泐望而祭之之文可為依據之資况以尚書之英爽豈肯顧歆於陸沉之中者乎神理人情本無彼此而禮緣人情情到處禮亦至漢英之祀尚書於禮決無悖以此意令漢英知之漢英則訓禦西營中勸武付料○以咸昌縣立院

奉安孔子畫像傳曰祠院二字決知其欠敬然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當次第建院立祠乎即令該道奉安于尼城面像所藏處○四月判尹具廬啓五部奉事改為恭下都事作初仕三十朔陞六之窠都事則陞五品名之曰令允之吏判洪良浩言部都事既為初仕窠則蔭路太廣禁府都事五窠請用序陞例從之○殿講八侍傳曰序齒一事先朝飭教何如則近聞食堂時以庶類別坐南行云食堂序齒何闕於朝廷官爵與私家名分乎聖人教人只觀其人之賢否不論其地之貴賤則堂堂賢關豈用謬習乎其令國



子長矯革也○傳曰莊陵誌編次時入直玉堂及舊  
誌撰次者之玄孫校理尹先普同為校正寧陽尉浚  
孫聞有嬗於典故者一體忝校○都承旨洪明浩啓  
動駕時進圭或左或右初無定式而適見院中故事  
故重臣鄭經世為都承旨時以禮當由右陳白請此  
此為式從之○五月傳曰壯勇營設置後今則軍制  
稍成領軍重任當以將任履歷及亞將捕將中差除  
而兵房之稱雖似如何而政院之兵房猶掌五衛之  
習鍊禁營之未設也精抄廳以別將權領大抵軍無  
常制自昔為然禁衛大將金指默移拜兵房○傳曰

以兵房事才有下教而軍械與糧餉提誰主管出納  
典守之人尚無定制文郎多疏務武郎多弁淺為蔭  
官窠以有地處屢典州郡人擇擬而軍色餉色不必  
區別以軍餉色即廳補雖以將官言之近俗未解  
軍制以營門則必有千總認為不易之典者甚固陋  
也觀於我國五衛之制只有部將衛將自今本營把  
總自嘉善至防禦使履歷通融差出邊地履歷之有  
智略有地望者特教除拜勿拘此式仍用防禦使履  
歷至於兵房差除則有闕將官來告政院兵房承旨  
承批後頒傳令事言于廟堂○以抄啓文臣試券傳



曰科次時元子在傍取朱筆一天二天兩券左右揮  
洒運腕超健氣像可觀予喜甚遂於一天書二上二  
天書二上一天洪秀晚二天韓用鐸也仍命秀晚用  
鐸陞六○備堂鄭昌順奏曰聞再昨秋簡賦之為都  
監堂上也以為朝家於丙午九月事嚴討云而有凶  
言即臣子所不忍聞也聞李祖源奏廳矣適與李時  
秀會於享斑問則以為曾因祖源所傳果已詳聞云  
仍誦傳於臣相對痛惋敢此陳達宜亟施當律上曰  
官村無事為好必如是詳言乎○直閣徐榮輔啓向  
日莊陵配壇設置時自上以楊嬪於端廟有阿保之  
勞終與安平錦平同其成仁之義命漢南諸孫以奉  
其祠而祠版追造非特教不敢擅便云上曰許令追  
造造版日致中原史記妃嬪姑無論公主亦有謚楊  
嬪豈可無易名之舉以愍貞嬪楊氏書云祠版○命  
各部未婚未葬者各別願助其中金喜集中德彬子  
女之過期未婚者自戶曹造成婚書○輪對掌苑奉  
事趙有善而本書署故忠臣成三問舊宅也既無子  
孫則贖還雖非可論宜有徵信文字使不泯沒則好  
矣上曰忠貞之第依魏鄭公故事先朝特命購給况  
忠文之第乎爾言果出執藝先為揭板廳事可也上



曰忠文手植松尚存乎有善曰尚餘存乎矣○慈宮  
元子誕辰頒糕太學試士賜茅朝官竄配人洪秉績  
鄭好仁等並蕩滌○掌樂提調徐浩修李敏輔承命  
撰進祀身樂章二部成書○命冬至兼謝恩正使以  
一品重臣付判樞差送以為潤狹之方○命大嬪宮  
四名日忌辰祭祭品鑿正磨鍊○司直權裕等一門  
疏略臣等始祖木姓金一名行迎麗太祖討甄萱賜  
以權姓爵以太史載在勲府前持平金養根成出一  
丹名以太師廟事蹟首記麗史而臣祖事蹟逐段刪  
削又引文化柳譜丁時述尋源錄或言臣祖之墓道

失傳或言拜太師賜姓權之說近於傳會一切皮幻  
欲喜其誣蟻養根固無道而金履翼從以弁卷養根  
之為此專由於酌獻一事蓋邑人之立祠並享三太  
師而特推臣祖尊以中位每當享祀莫爵先於中位  
次獻東位金公次獻西位張公八九百年已成定制  
肅廟壬戌金代始起先獻東位之說至於陳疏準請  
英廟丁亥筵中有一時並酌自無先後之教於是爭  
端息矣諸金猶不滿意乃作此書云云傳曰既有先  
丁亥下教則兩家人但當奉以遵行豈可以無稽之  
言刊不繫之書致此煩浼原疏還給所謂丹子宮歲



私件並為洗草此特郢書燕說何足有無於其間乎  
令兩家知悉○左相蔡濟恭劄略守令非歷辭相府  
及六部臺閣不得辭陞例也况相府非再謁不得告  
行成川府使徐澄修除拜已過五六日則雖欲當日  
辭朝為托此語不成也臣不欲見澄修可也澄修之  
不欲見臣臣未知其意何居况弁髦朝體晏然陞辭  
專出於放恣無忌宜罷其職云云批辭朝於當日既  
因特教則安知不於今日明日間欲辭而未果乎卿  
之欲舉若在於該倅泛蓋論泌峴之後則似尤好矣  
所請依施特擬移還陸修承成川旨以○七月左相蔡濟恭奏

言故奉朝賀徐命膺在江郊時與臣所居隔一水承  
承旨蔡弘履因其弟判府事偕來進去也往見命膺  
命膺指臣所居而呼臣字曰曾與相好今不可復見  
云命膺之至死不忘臣於此可見其弟在房外微聞  
而問之則以他語答之徐浩修之避臣不必然云云  
○禮判徐浩修疏略曰昨竊逢大臣論臣處義語及  
先臣而引宰臣蔡弘履為證弘履之偕來出來也先  
臣兄弟元無同坐見弘履之實跡此等酬酢與答問  
真是無麪之不托設使弘履之言不無苗脉始謂相  
好即指茅丑以前事也終曰不可復見即壬寅後家



論也而捏合不閑之語脉作為脅持之欄柄有若一  
室之內言議之歧貳者然是誠天理人情之外云云  
例批○以蔡和履疏捧入事下嚴教於承旨厚並運  
又以弘履之賈叔媒榮風附一遺徑送國子惟意覺  
攬外示情款於左相以掩其迹反為左相作間諜乃  
敢以吞下又書等訛盛氣對下且以左相之扶摘人  
言語致人迫隘有非清朝忠厚之風縷縷誨責仍命  
弘履改納疏本弘履疏畧臣於頃年傳諭時逢故奉  
朝賀徐命膺於判府事徐命善所住處則命膺手指  
驚梁字碎今左相曰某方在彼而無由相見矣又曰

五加皮酒殆近仙方矣大臣問曰有何語命應曰別  
無他語矣臣於歸後偶為傳及於族叔豈料此言至  
發於章奏乎云云○左相蔡濟恭劄略向未送奏不  
過衝口而發退覺愧恨乃者徐浩修之疏直欲以蔡  
和履所傳歸之無麪不托其言之豪健何至此耶外  
似能藉弘履而旨意暗湊臣身渠以大臣家子弟不  
識教禮於大臣清朝禮敬之風掃地盡矣云云批其  
人之見卿無足鮮耀於卿而卿亦豈必有切欲見之  
心則提出其人先故之說以證子弟必可謁卿之義  
者能無損於清朝忠厚之風乎且况作證者又未必



公且信則御曰愧恨予不以為過耳遂事不足說○  
命大臣禮堂京兆堂上八侍上曰褒獎貞烈表厥宅  
里雖匹庶猶屬美政况事實則不可泯沒貞節則固  
當褒揚向因五部勸婚始聞門外有過年之處女而  
其事莫敢提也其言不忍傳也其事三十歲也隣里  
傳之官府知之云既聞之後殆若忘寢食若如傳者  
之言則所難處何止一端乎再昨遣老宮人始得其  
詳蓋世所稱老宮人非厥人之母即其姨母也厥人  
早失父母惟姨母是托其姨人即戶曹詐士之妻而  
早寡以線業資生庚辰年間入沒於宮中厥人亦隨

而入為宮有暫時近侍於景慕宮之事宮中有誰知  
之其姨母出而厥人貧窶無以自活亦隨而出俄遭  
其年時年十六遂搗心自廢一卧半間屋子以禪衾  
纏身不見天日不見人面三十年如一日今則年為  
四十五矣隣里欲試之故縱火火延屋頭而亦不動  
隣人始尤敬服爭相救火得不死其事卓絕予聞此  
真跡中心感歎必欲有所旌褒而女官羨稱有守則  
二字秩視從二品固當賜號而又欲旌表其閭於事  
而禮意何如大臣諸臣俱言其卓異宜有旌稱判尹  
洪穩言旌閭一事異於閭巷恐不可輕議上曰判尹



之言亦有理且旌表只有忠烈則二者之補俱如何  
今該監造門屏於月巖蝸屋之前扁曰守則某氏之  
門使入此里過此門者知某人居在是則斯可矣○  
吏曹以李氏賜諡貞烈封爵守則下批○八月備局  
草記科場之弊曰外場曰隨從曰扶丹曰文牒曰早  
呈此等奈項一切禁斷事傳曰大臣之威陳科弊固  
的確而早呈如自如則諸弊皆附庸監試初終場先  
呈時限大臣文任之臣劃一議定弘提吳載純議以  
為儒生早呈而不得盡才試官取早而不能精考今  
不第早呈之習欲不取早則實才果易失不廢取早

之規而使之勿早呈則儒生決不從呈券出榜宜定  
其限呈券懸題後三時前勿許來呈出榜計其收券  
多少定為日限略寓宋明設屋鎖院之意定為条式  
抑或為矯弊之道云云傳曰依弘提議定式載錄於  
科舉節目仍曉諭坊曲為先甲之令○教曰法當從  
近臣始閣臣之子壻弟侄赴今番大比者並自書借  
書者捧舉業出榜後忝榜者當面試以此知悉○傳  
曰近來文臣以徑義看作弁髦向日中庸及大學策  
問之居首也能使賢闕青衿讓頭屈膝似此之人合  
置顧問之列司果金戴淳脩撰除授○命照訖講試



官以三司中擬定○傳曰小學異於他書如明倫稽古敬身等篇間詰屈聱牙處吐之誤錯固無論文義雖予對之難矣禮記引用大文之文理難澁處勿出講章事分付照訖所○司成尹永僊疏略昨日捧講時大興幼學徐煥善應講數三行大文節節錯認故不得已穿不以退矣史官徐有聞以小札送唱於臣以投之乃為煥善補完之書也其辭意有若臣故使落講者雖以無間之意出以示之然公座異於私室在臣自處之道見輕如此不敢安坐試席言於大司成及諸試官以臣徑出之意也要為草記則後辭

推諉以至縮云云傳曰年少舉措雖似不苟高敢徑出即為入來叅試詳知後賜批其委折史官處查問泮長慶亦為問啓○檢閱洪樂游徐有聞問啓昨日考講時臣樂游聞實才居不於一而講慮其或近苛摘抵書於有聞曰今此實才未免落講必有補完之端而此非可諱者故臣有聞輪示諸試官尹永僊謂以難安忽然起去至於投草實是意慮之外故起惹鬧為此先發制人之舉其意不難知也大司成李祖源問啓臣於昨日進正錄廳史官洪樂游向臣言一時講生外間頗有補完云云未移時一疏試官尹永僊



倉皇出來改着平服臣恠問其故荅曰俄者史官輪  
示小札舉子補究之說專屬吾身其在庶隅不可按  
住云臣力言其處義之當而終不聽云云傳曰照  
訖亦國試也雖使杜工部蘇東坡見落摘奸史官便  
是暗行御史設有試官用私之跡但當論列於復命  
書啓而已焉敢容家將功於該席而從以小札徃復  
輪示乎樂游有間今該府拿治更令人送畢試後捧  
傳寺一兩落講之究否二所何以知之不嚴可知試  
官事過後亦為拿問○司成尹永僖疏批試官固不  
碌碌爾其事過後就理○傳曰文體之矯正在司

者陸黜其專且要而久於責效者莫過於國子長文  
學政事固非二致則拘於些少格式反忽器使之道  
是豈大學教習之美意大抵考試之藻鑑宜勝於古  
之名碩而今若得其人而久其任則必有培養成就  
之效自今大司成勿拘三銓階梯必取文學之士而  
久任之雖除遷仍帶依內閣之直閣講書院之諭善  
三銓階梯就議大臣定式以禮議為定○檢閱洪樂游徐  
有聞疏卞尹永僖疏且言渠疏中無問之義四字別  
是橫送臣等雖無狀豈忍與永僖者流與之無問甘  
自陷於滅性悖義之歸耶又有一事之萬萬憤惋者



今者講席違孽之不當冒赴者肆然應講永僖不惟  
看作尋常乃反曲護至至越之境及夫公議齊發之  
後撕得言辭眉捷之間橫生為藤安作疑眩之計云  
云還給○以翰林疏謄頒事命承旨洪明浩不叙○  
傳曰講所事端由於渠輩檢閱徐有聞堤川縣定配  
洪樂游康翎縣定叅同叅試席恬若不知待教沈象  
奎高城郡投畀○九月命尹永僖令該府拿問以永  
僖原情傳曰觀此所供捧講雖在於相較之前越性  
顧議近坐之沈象奎而象奎答語如彼漫漶則象奎  
與永僖可謂一而二永僖又送錄名之算於徐有聞

而有聞無一言捧置及赫蹄事發後有聞惹起申噤  
子顯之名姓是有聞與象奎可謂二而一問啓中揅  
語及辭疏之勒頒無非甘與同歸惟恐或後至有圖  
囑乃父之舉則此皆樂游之罪而與有聞象奎亦可  
謂不二而三御等不見姦字之字義乎三女之姦猶  
且釀禍况三少年之作姦而安得不無中生有乎永  
僖供所謂史官果有驚駭之何不即地斥退乃於矣  
身徑出之後始為推究云者可謂刺骨之談作姦之  
三人雖咏之長十尺何以發明乎今欲論永僖後討  
之罪即並論三人欲恕永僖無妄之情則當並叙三



人此因若不與象奎有聞對質將無結束之日拿來  
捧供○傳曰法自近密始閣臣子弟監試初試入格  
人今日名見於前席使之應制幼學徐畊輔燭刻佳  
作心畫如外貌可謂國之瑞物家之肖孫特賜紙二  
卷幼學鄭脩容真實可喜文亦如之特賜之紙一卷  
○成均館儒生捲堂所懷劇逞之子揚揚赴舉尹永  
僖肆然容護夫永僖之云謫悖逞非一朝一夕之故  
年前吳翼煨之赴謫也未僖馳往江頭饋以酒饌其  
平日綢繆之迹昭然難掩今於逞孽之赴舉視若尋  
常故為越柱臣等以此治疏見阻門禁云云傳曰太

學封章禮願果何如也許多章甫見却於門將彷徨  
於闕外此亦有太學以來罕聞者諸生之自輕自侮  
始舍忝辱聖廟蕙復餘地况尹永僖之捧講越柱無  
論有心無心何至於逞乎臺錢翼煨何關於本事若  
是驅勒乎齋首停舉他儒生勸入○尹永僖沈象奎  
徐有聞供辭判兩次對質互相舌闕雖無別白立判  
之迹大體綽可區別尹永僖之被誣即用意越講一  
事而諸試官中先捧講後考策則此為渠昭脫之左  
契而雖自脫於本事然書札事受侮此捧講事被誣  
輕重何如則徑出疏不為並舉自取納履之嫌不可



全然無飭以此勘律公罪舉行徐有聞則諸試官所  
言之事不問於永僖者處事何乃不直既不問之則  
又何敢撓八於辭疏乎亦為從重勘律私罪舉行沈  
象奎則脫與不脫不分明永僖無碍行世則渠亦當  
無碍行世而已永刊仕籍俾不與問啣批啓之列洪  
樂游亦不可獨遣已奪告身勘處○以領府事徐命  
善逝車傳曰此大臣事崇宣待辭教而知之百世之  
公議自在其狀德之文非謚狀即明義錄也就其一  
部書論其人可也舉哀臨吊之節有意亦未之果焉  
尤用傷歎賙賻之典已自內帑辦送而禮奏等節即

今按例舉行易名之典何可踰立銘旌日乎不待謚  
狀今知文館當日會議其子則待闋服調用致吊則  
遣承旨為之致祭則成服日亦遣承旨○謚望領府  
事徐命善忠憲○十一月前假注書洪樂安問啓臣  
於戊申廷對之後為西學者嫉如仇讐聲聞隔絕何  
以詳知而月前承旨李秀夏自湖上來適言西學  
事數曰吾鄉則此愚尤甚邪書翻騰者不特家家有  
之間亦有活字印行者云故果為泛言於抵大臣書  
中大臣既不作答日前委送其子問以刊書人言根  
故臣答以設有刊書者禁令之後必當掩跡吾非有



司何以探得云矣大抵臣言所言不過私書欲按此事問於專治此學之人可以知之矣臺臣為聖朝耳目之官其豈專昧於為此學者名姓而必欲借聽於如臣聾聵臣請陳之刊印尚屬餘事蓋有隨其父專對之行廣購數百卷邪書以誤年少可教之人即平澤縣監李承薰是也臣與承薰自有情好而自是嫉如仇讐矣承薰果有乙巳冬秋曹自下之舉而猶不峻乃於丁未冬潛入泮村誣誘少年廣張其教臣之友前持平李基慶目擊而歸向臣憂歎即欲倡率同志上章嚴討承薰即為驚走今之邪學之至此其極

者皆承薰之為備也刊書與否承薰萬無不知之理云云傳曰觀此對辭刊冊十款曰以不得目擊並與所傳之李秀夏不為明白說去至於李承薰不可置之點昧今該府拿問以啓○洪樂安再次問啓刊冊一事之不能手執目覩者固已仰陳而所聞於李秀夏者秀夏所居卽保寧縣也邪學漸熾該縣監李日運懲治十許人而無其效每欲執其刊書而以其秘之甚密終未得捉云徐山郡守申使源前任禮山時有書曰禮山村氓輩該翻或謄書即付刑吏投火而其中聖教淺託萬物真源皆有證據云云臣未知二



冊之刊謄與否而其盛如此暗地刊行非意外事也  
且於丁未冬李承薰之設法洋中也亦有帶去之書  
果為李基慶之所目覩問於基慶則可知其聚就其  
為教主者臣既聞其人焉敢諱之楊根士人權日身  
此其播一世無人不知故前都正睦萬中所製通文  
及進士睦仁奎抵書士林以斥其自作教主之罪日  
身即同知安鼎福之女婿也鼎福徑術儒學卓然嘗  
作天學考天學問答論之其流為大患至此於風角  
符水又以八燕賀丹咎承薰故日身於鼎福無異相  
絕日身之子三人即其外孫也居在近地不見外祖

之入地其為自居教主可知又有禮山民李存昌者  
已經本邑之刑治一向不悛云云傳曰今番事一付  
之廟堂意有在焉即今廟堂招問洪樂安所證諸人  
所謂丹子肯祭拍一草記○備局草記依下教招問  
諸人則洪樂安以為渠若日擊刊冊豈不於問啓中  
歷陳云李秀夏以為家在湖中但聞鹽漢農夫多有  
誑惑於邪書與知舊語次只說其痛駭之意而已至  
於刊冊目所未見云睦仁奎以為權日身之  
弱於西學親知所共知曾於乙巳自秋書推覈金姓  
中人時日身以士夫之子自入曹庭願被同罪故愚



氓之崇信者難以教主云李基敬以為渠與李承薰  
洪樂安為切親之友向於丁未冬與承薰同在洋中  
所謂書洋書同為看閱云大抵日身之自入秋曹大  
是的職其為妖學為主可以知之今該府嚴覈正律  
允之○館學儒生疏批朝廷之所以作之闢之禁之  
罪之何待爾等之言大抵朝廷先觀朝廷之事而也  
昔在先朝戊寅海西地方有邪學幾乎家家人人毀  
祠廢祭至于闕東中外頗惶惑而先朝未嘗禁示於  
逆席係綸之間付之自起自滅之科有一逆臣請查  
其事始命差遣御史故大臣李宗城故重臣李益輔

以朝廷之不可輕示用力之意力言勿遣御史故大  
臣李天輔盛論道臣不早自斲以貽朝廷之處分請  
重勘以懲之今番事朝廷之費辭此諸戊寅處分已  
倍用力爾等在首善之地聞多口之譁思陳闕廓之  
說其誠可嘉爾等退脩學業蓋勵衛正斥邪之方○  
以完營查啟命尹持忠權尚然眾民所見處不待時  
處斬○以權日身原情傳曰所謂教主未必是聚徒  
設教似指況惑而崇臣三推之後以幸人五倫至廢  
祭祀為邪學等語納供則藉令渠口然而心不然詎  
辱邪學之說出自渠口渠所枉用之十年工夫自歸



於冰燿也見晁曰消幾何不心與口真箇相應乎王  
政之而務莫如人其人家藏雜書別定官差收取焚  
於曹庭其矣身待限滿各別嚴刑減死棘置○命全  
羅道祢山郡限五年降縣以尹持忠權尚然故也○  
傳曰俄於遼席語到端木之方大臣請以學習徑傳  
尊尚程朱者拔例晉擢云今廟堂抄選讀書之士以  
啓式年不遠道內飭躬修行之士亦令嚴飭諸道勿  
循前套誠心對揚先試即潛次試字收推以至於備  
顧問足當其任者原薦外雖一二人各別搜訪以聞  
○刑判金尚集啓請火邪書以京中限二十日諸道

各計令二十日之限家藏告官焚之昧爽以後匿置  
現發者用當律監司守令亦並論勘之意嚴飭○以  
李承薰原情傳曰數百卷不加多也數十卷不為少  
也渠之受箴歸篋携來徧閱即渠之罪然而渠文會  
揆焚之渠又作詬詆厥學詩與文以明其心跡其事  
昭載已已查案今於已付丙之書丹事挑起已灰之  
宿烟揆以法理自有令前令後之別至於李基慶同  
者之語雖似為證左從炎從涼二三其說者又何足  
為信乎大抵厥丹評謗之語在於芝峯類說出來久  
矣近來流播不可勒歸之罪為先削職放送○修撰



尹光普疏言日昨傳教中有弘文館亦有邪書之教  
竊恐問卷無知之輩妄以為其書自古有之不甚驚  
動或後於搜焚之舉本館所藏進呈書像主教緣起  
二丹請焚之通衢云云批甬言甚是何必遠出通衢  
即今館中燒火○刑曹草記邪學罪人等開諭事判  
朱干玉戚之治豈可擬議於梗化慈倫之徒而今番  
必欲以言語感化之者或慮寬濫未嘗不夜起彷徨  
渠輩本情非出於窮凶極惡而猶有一條感化之路  
則未忍以一直法律駁之觀此草記所語感悟之徒  
優於草面不及於草心云宥還稍久更或拭頂習法

則前切豈不可惜苟如此初不若以法從事卿事托  
致未及草心者更加曉諭○草上臣李基慶疏下傳  
教中二三其說之教傳曰傳教中二三其說云云可  
謂失之太歇千億化即渠著題之目渠疏中慶起朋  
友之說隱然以洪樂安婦於告慶之科且所引歎書  
句語極為悖戾其云世人但知得親不知願渡更勝  
於親但知得君不知宰御更勝於君等說無難書之  
在渠罪猶屬薄細尤有浮於此之萬萬痛惡者邪學  
所謂領洗二字即污穢鄙褻夷狄禽獸之行也將中  
子鵠之奔奔猶不講御於徑逆則名忝法從之列者



雖急詔辱於李承薰敢以此等之說生心泚筆乎不  
可但以朝廷羞耻言之實為世道之憂草土罪人李  
基慶慶源府勿限年定配○傳曰先朝甲子特領今  
式凡章奏文書言天處間一字書之仍以肅廟故事  
如此為教近來此規廢却是豈先朝定制之成意乎  
此後申海舊式大小奏語日用文簿場中試券言天  
處毋得連書事令政院知悉命更待下教○傳曰今  
日即故相尺疏叫閣而先朝特加陞擢致祭其家先  
之日也今逢故相不在可謂九原難作豈可虛度此  
日故願府事徐命善家遣正卿致祭○傳曰昨冬處

分私也今日除拜公也禮曹判書鄭仁好脾招蔡任  
記昔乙未此日出徒請覈言根倘非故相承宣從傍  
提奏雖以日月之明何以俯燭乎其時承宣今方收  
用而不可忘者故也故相李滉子今日內準瓜守令  
第付○諭左相蔡濟恭今聞卿往問故相徐領府事  
云始則擊節歎賞旋又噴舌而稱善日前謚會後致  
慨之心不啻水流雲空如非卿輩大心洪國耳公耳  
只知有大義不知其他則寧或強疾衝寒奮然作行  
乎於是乎予之知卿益覺非錯如使故相有知愧負  
卿如許誠忠以傾信蒼蔚必多乞悔限不使逝者起



而謝卿特遣史官傳予此意○金尚喆物故命罪名  
蕩滌以大臣禮葬舉行濟州牧使荐棘罪人宇鎮放  
送許其歸葬○承旨玉堂閣臣請對命並退去領府  
李福源請對命本任為先免解○左相蔡濟恭劄請  
收金尚喆蕩滌及宇鎮放送之命批古之大臣必將  
順其美令之大臣欲逢迎其非雖非今番處分如卿  
者以尚寬之政解網之澤納約自牖期於感悟而卿  
等近日舉措視古大臣果歛然乎不歛然乎果犂然  
乎不犂然乎卿則罷職領敦寧洪樂性陳劄與左相  
同捧傳旨○洋儒應製親考後印給其試券名曰瓊

林間喜錄○飭諸道搜訪學識行誼西關以前恭奉  
康達崔奎顯狀聞奎顯則五世同居行誼可收達則  
有所著徑義禮說使之封進嶺東以士人尹思進狀  
聞命所著庸學註解河洛圖說使之上送○傳曰造  
化之柄威福是已於行不得之事得可行之要然後  
始可言威福二字今番處分亦豈不料落落難合而  
自有裁澤者然越不勉收初教俯屈羣言徒令朝象  
益波漾百工益委厲則是朝家先以不誠導羣臣大  
抵如捧拱璧之為徑若决江河之為權區區銷刻何  
拘外面乎三件處分中禮葬一款雖無故之大臣其



家不欲受則許之用次例代送已久字鎮宥釋事終涉遽然且或有怵迫而施行之舉適足為不干無羔者汚損之舉字鎮拿來事特許而司之請示人以重王法而存公議字鎮之逮捕有命則罪名之蕩滌自煇皮毛若此則向日備忘不反汗而無異反汗令大臣知悉

壬子

十六年正月以諸道癘疾命行厲祭○以關東尹思進所著并觀癘說通書衍義傳曰尹思進嶺東教養官差下依京教官例付軍職成送教旨見其所著諸

書精於河洛之數悟得理氣之分述矣卓野有如許識解工程豈不奇喜自本道刻板○傳曰南輔養官自予三歲時受學置在膝上誠心訓誨予於文字始知向方即其嘉惠之切也先朝屢加寵異及其年至乞退也與朴諭善同日宣麻用二疏故事錫以宸章侈以來帛命撰成伊日威舉彙為一書活印頒行此蓋先朝非常之恩禮也其子今幸大闡為其家奇幸不淺故奉朝賀南有容家遣直閣徐榮輔致祭○卜相加卜忠清監司朴宗岳落點右相朴宗岳○別諭右相朴宗岳予所取者有四多質少文然後鎮澆俗讀書



然後識治體不恆不克然後不役於榮利福厚然後  
有以致吉祥善事四者人者未能有能之者吾之相  
定矣於是乎予於御取之○展拜顯隆園○左相蔡  
恭疏略臣於在水原時聞罪人宇鎮拿到畿湖之境  
畿湖之距京僅百餘里其間恰為四五日雖後步徐  
趨行得餘里費了四五日即無理問之則從背後至  
者未見有罪人拿來者從日邊還者未聞有罪人就  
囚者罪人非鑽地而入則臣之惑於是滋甚若曰聖  
上中路故縱則盛世豈宜有是事臣愚死罪殿下平  
日施捨率多愛克厥威以底國綱日壞願降明旨以

解中外之惑云云批御以元光何效年少崢嶸之習  
氣乎宇鎮事一問濶狹即當初本意拿行巧值宿所  
前站已令迂路領付於長湍地事勢自有不得不然  
者○領敦寧洪樂性領府事李福源請對傳曰都事  
姑未復命邑報亦無所據左相陳劄猶近臆料况請  
對乎此皆欲避緩討之目反忽於君臣之分領府事  
李福源付處領敦寧洪樂性不叙閣臣玉堂三司之  
臣並罷職○傳曰大臣聞其出處分傳教勿施○二  
月以藥房啓請診批正氣散可謂當劑一貼煎入予  
病不過一時所慎一兩日足可快差所慨咄者予甚



否德言不孚於大臣古有是否大臣者百僚之首而  
舉措如此么麼宇鎮之其殺其活胡大事也自上豈  
可無病而托病歟年前敷諭大臣也有一承宣代拱  
若曰無病患而稱病患真病患可慮云以欠於敬禮  
嚴飭改之待大臣猶然况大臣昨日之事果如何耶  
卿須退考本院日記中崔故相故事可也○命領府  
事李福源削版門黜○台見大臣諸臣上曰今番宇  
鎮奔哭一事予謂御極後第一善為之事凡事事物  
物皆欲導迎和氣迺續景命此非為予一身卿等庶  
咸知之今則區處之道無他魯配則一遠近何論方

欲還送島中耳傳曰見大臣三司論以量處之本意  
罪人宇鎮即令該府押配于橋洞府○兵判李秉模  
疏略臣因開政及到喉院吏曹叅議沈煥之抱疏而  
坐憂歎不已蓋欲效匡救之義治疏將上而見阻門  
將直呈喉院喉院托以齋日堂堂聖朝何以有此事  
耶殿下於甲五年以來徃徃舉措大失所望冰雪江  
干徃年之事至今驚魂雷霆咫尺培養之氣無不摧  
折於是門將禁疏之舉浸浸然作矣向者不許各接  
荐下嚴教豈不以大臣諸臣不能無疑於靜攝之教  
惟宇鎮之討是請是急者乎諸臣不忠無狀之罪固



無可言而殿下有以致此也前後處分之屬於討洋  
事一切用顛倒之術不用闕和曲費周遮不見信於  
廷臣屢矣殿下何不反省而為此激惱乎云云批語  
多不擇反有營救前領府之意分義寧容若是耶○  
更議沈煥之疏略聖候靜攝已至九日而藥院不得  
備負人診廷臣不得如例問安銀台六房如不識出  
納惟允之義勇冠兩司不敢詣軒墀方寸之地而大  
臣或陳劄說病或奉旨退處諸宰卡聚旋散無人排  
闕此何舉措此何光景數年以來聖心或未全其和  
大德或有虧其功以祖宗金石之典濶狹經權太似

所欲之從心以朝廷播紳之臣顛倒愚知殆作兵家  
之嬰兒遠賜禮葬去其名而存其實旋允臺請迂其  
行而匿其跡而設為禁令御大夫莫敢言其非嗚呼  
當此之時雖有冒誣之策胡銓之疏止為喉院之一  
故抵而已象魏懸法一創而不可除見聞習熟遂為  
應行之定制假使後之王者有欲取法於殿下而又  
不慮亂臣權奸盜太阿弄威福力拒忠臣義士抗疏  
叫闕之路則國勢之危急將如何云云批語排闥  
之舉分數太過縷縷斷斷之說似是而非○承旨具  
修溫疏略年前卑微之斥非止一身之僂辱而臣與



李敬心本無恩怨此果何為而發也臣於李秉昂未嘗不親而聽言觀貌終非吉人凶國禍家固其伎倆故疎絕之意自露於形跡之間深怒既積威喝專甚果然侮讎之言出於渠之所自起廢之私人此莫非臣不量孤竊安受疑怒之罪云云批李敬心即李秉昂私人云云今日朝廷之意謂無權奸教人疏啓之弊習秉昂乃敢為此乎令政院嚴問敬心處以聞○三月傳曰加仰始祖廟享國一百五十有八年偉切靈蹟至今為東人所稱誦其宮基陵地在金海府之父老建宇而廟之曰會老祭之日受胙飲福自朝廷

劃祀田置宇丁立石以表畧禁民犯愆近來監護不如前極目蕪萊過者咨嗟云申命有司嚴立科条脩明舊式大抵致敬於歷代陵廟即帝王之令典文化之三聖平壤之崇靈月城之崇德立監降香其儀可就而倣嗣浚春秋時享送香祝邑倅真獻監一入貫於是鄉者充之○命應製儒生八侍泐政堂宣饌醒以儒生吳恭曾即故文衡道一之孫而道一曾醉倒於此堂傳為盛事令盡醉其餘諸生亦各不醉無歸適時雨霏微以春兩瓊林宴綠袍為題令聯句以進○遣閣臣李晚秀致祭于加仰始祖陵及玉山陶山



兩書院仍聚多士試取捧券還朝○式年取李肇源  
限館錄付兼史俾習筵席體貌文字法意申飭行公  
○兩司大憲李洪載大諫張敬五啓請全文溥此煥  
之李冕應設鞫嚴問不允○新及第洪大協鄭東幹  
並付兼史○展拜毓祥宮登洗心臺重臣學敏輔洪  
穩入侍制下五七律傳曰每年此幸必臨此地豈為  
賞花子別有春係不能忘於此地者矣○御籠山亭  
行賞花釣魚宴命閣臣子弟騎內厩馬入恭○傳曰  
內閣制置本意何如而節目之間尚多未遑待教之  
曾經者更囿於直閣已甚不可况於直閣待教之圈

以銓郎弘錄說通翰注中人取舍者尤有顛倒之嫌  
自今以往曾經待教更勿圈點於直閣而恭下之知  
博音宮御槐館及恭上諸窠隨窠直擬曾經直閣舍  
銓三司亦如之以此定式因此又有定式者故大提  
學梁誠之於本閣請置大提學大提學一窠亦遵故  
事設置而若有差出之命以曾經文衡及校園人擬  
差而若自本閣提學大拜則自當陞付大提學宋朝  
資政殿只有學士旋目學士之作相別設大學士此  
亦即古之一端內閣知悉○傳曰文兼之職清要與  
瀛翰等焉在昔成廟以受教揭于本廳若曰龍頭鳳



尾鵝黃竹葉即刻進呈若曰弘文錄翰林薦者為文  
兼古例如或乏人則寧或以未通清文官差擬而無  
或以西司擬望年來因特教與添書以西司中差除  
此出於欲為獎掖之意而及其瀛園也有不為舉論  
之時格外特除之人無非優為館臣者以此傳教書  
之弘文館騰錄○前大提學吳載純疏略文衡仍任  
之命置出為堂錄則臣於七年之中不聞一錄而甲  
叅園坐且是職與他有別一徑違罷雖或仍任不得  
行公便成文苑故事云云命仍任傳教勿施以前望  
落點付標○都堂錄園點時因左右相文衡意見之

不同相持未決至於徑宿下嚴教左相蔡濟恭右相  
朴宗岳疏引傳曰園事首相文衡主之則端揆之如  
是誠非所望斯速完園宗岳疏言文衡與左相相避  
不同席臣即所不言之文衡文衡即所已言之臣云  
命完園後文衡施以不叙○以全文淳等到配狀啓  
傳曰語到而念及未免七情之發不中節非故犯人  
孰不知除非黨逆則伊日處分予亦知其過並特放  
○正言柳星漢疏略帝王之學與匹庶無異不進則  
必退徑設置所以資修身而出治也殿下聖學高  
明雖不待乎開卷講義而伏聞近日罕徑達此或別



別微意而然耶臣雖未詳其所以然因噎而廢食以  
殿之明聖豈不念其不可筮臣之陳談常說雖似無  
甚有益而丁酉以後十六年治平皆殿下前日讀書  
之切也方今春秋鼎盛其所以資之深而養之厚者  
無過於經筵克推故事頻接儒臣是臣區區之望也  
又伏聞街巷所傳倡優褻近駕前女樂雜入禁苑此  
雖細節亦不能無累大德之慮亦不可濶云云批上  
款事謂有微意則其所以然似可默會豈可曰不必  
然外此教陳言皆由中文不飾外可謂近來無此作  
但有可供一笑者卷傳中第二條自丙申有依條行

佛於似此豪華則上款所云而然何從而登於角  
疏乎○院啓獻納并臺閣之許以風聞即指官師之  
規也至若君德上事克謹克敬必以聞見之所真的  
者陳之而已日前星漢疏以講筮事言之如欲陳戒  
何患無辭而乃敢提出微意廢食等語辭然濡筆轉  
及不敢言之也是豈為今日臣子之所敢為乎至於  
下款一語渠又忍以此事厚誣我殿下耶嗚呼以我  
殿下之情事御極以後未嘗有一毫行徑於此等事  
凡厥臣庶孰不知之渠之說似指諸將臣春苑遊衍  
之事而春苑處所既在禁門之越邊將臣遊衍不過



佳辰之例套頤何關於聖躬而今其言有若真箇女  
樂雜進闌入於肅肅清禁者然此疏一播八方滋惑  
古今天下寧有是耶究厥心腸萬萬駭愕請令王府  
嚴鞠得情云云抑向批所云云予豈故為此慰藉之  
言以效顛倒之術乎人情上下無閒人以無根沒捉  
之說謂以責善橫勒於己已乃內懷怏怏外示詡詡  
依舊淋漓不露畦畛則此果曰難人乎此人乎此何  
異於衣垢之不濯而塵之不類程叔子斥以矯情君  
子之道反於是舍却他一己字廣開不諱之門翁受  
無隱之言藏疾如山藪納污如江海使人人盡其所

蘊者有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設或間有極盪浪太  
不近似者可怒在被於我何有今番事亦然况上款  
事猶不欲甚者於文字外此悠悠何患乎遠邇之不  
發謬也不允○左相蔡濟恭右相朴宗岳劄論柳星  
漢事不允○吏判金履素疏略伏聞柳星漢語即  
指臣與諸將臣燈夕之遊而歸之袞闕臣不勝駭憤  
不擬一番痛斥仍以告絕以書要見則渠乃張皇為  
說威氣而答其用意之潛巧百倍於疏語其中地非  
內苑駕非親臨而見者駭惑遠近傳播云者為渠斷  
案惟我殿下於芬華一事未嘗留接宸聽者非直為



成湯不通之盛德而已凡今臣子孰不為之傳誦於  
邑而今忍假虛為實捏無為有必欲悖聖躬之過究  
厥心腸萬萬叵測云云例批○承旨入侍上曰復講  
一事自戊寅年間文女尚魯革釀成凶變其時逮事  
者孰不知之予若聞講逆一事心膏先塞予之不設  
講非不知後之視今者以予為過而子夏之彈琴不  
成聲孟獻之懸而不樂聖人猶許之然羣下之曰可  
曰否有何可罪之端乎下款事予見其疏一場大笑  
曰予若有此等風流寧有卽位之初首祛宮中女伶  
之官以其鍾鼓藏之內庫之事乎然其心則可謂無

他世人聞加於此之事而不之言者何限此人則聞  
斯言之是可感也予雖坐在時俗其心則在三代之  
上豈可不容一柳星漢乎○閏四月守禦使吳載純  
疏略堂園國之大政也掄揀至公事面至重臣始欲  
務主精嚴屢以為言於座上而畢竟圖事未免苟了  
物論喧藉遂令許多瀛漉無一人行公此前所未有  
之事也苟其究本專由臣故請永刊臣名於文衡之  
望云云例批○大諫林著喆疏論柳星漢事又言金  
履素暗相馳書要與酬酢者抑何心腸且渠疏以為  
星漢答書百倍疏語云然則何不卽地懲討始乃投



疏於公議峻發之後乎宜施屏高批柳星漢事置之  
金履素事聲罪與律名是豈彷彿乎書邀欲卞之也  
疏舉之後時似緣未及周旋也○刑判李敏輔司直  
鄭景溥醉疏略粵自戊寅以來凶徒醞釀之謀實由  
於講筵故殿下每臨講筵休為增墓玉色悽悵群下  
莫不領會而飲泣故前後言者未嘗一言仰請蓋本  
於廢蓼莪之意也且殿下燕閑之中徑史不離左右  
伊唔不輟蚤夜聖學不待備例之講筵此又諸臣所  
知也若使柳星漢不知聖意而有此請請則平說駁  
陳不患無辭而今既曰有意微是非不知也知而故

言抑又何心哉其下四字所引語勢凶愎旨意狡慝  
星漢非惟殿下之罪人乃先世子之罪人宗社萬世  
之罪人今諸臣之所討非為殿下之一身則雖欲屈法  
不可得也聖上臨御以來恒抱至痛無樂千乘不遁  
聲色不事遊衍至若新恩前導之時倡優之雜在與  
衛之間即我東之故事也向者之舉不過存流來之  
規飾一時之喜奚足為聖德之累燈夕馬苑之遊私  
張女樂地逼大街士女聚觀無相關於禁苑則星漢  
豈獨不知而隱然歸之殿下之闕失耶云云批卿等  
耆臣也有此詣闕封章之舉首尾千百言惓惓於昔



人廢蓼莪之義卿等之語予豈不體諒予於義理上  
雖乏講明之工情所極處義理亦寓焉自不待勉強  
而天理與人情間不容一髮斯義也粗聞於典墳彼  
柳星漢之言者屬宸職可誅而不誅是悖於理也官  
以諫名不當恕而曲恕反於情也予固否德決不為  
此卿等立朝屢十年奄到老白首滄桑之推歎情偽  
之嬗變必歛志喫盡其豈待予言而始可領會耶曩  
在御極之初大行誅討未嘗假貸不以近戚俾與於  
八議之典於星漢有何顧惜而一味靳可於章啓者  
揆之於義於理果是耶不是耶卿等須思之曾所誅

討者言與跡俱絕而大夫國人之所必手噤口齧天  
地神明之所共憤疾乃借憐徑之筆快垂太阿之柄  
垂天下之大防立人極於萬世非敢曰忽於誅心竊  
有錙銖之尺度後之良史氏尚論今日者未知何如  
而惟予生平玩蹟之積勞神精盡在於是今於么麼  
一星漢何所事而如是斷斷卿等自今尋予意之所  
在○左相蔡濟恭劄略今日廷臣何其晦盲於義理  
也景廟四載臨御之君也先世子十四年聽政之儲  
君也不幸播紳之間門戶分裂利己急於向國護黨  
重於尊君在景廟有尹九宗之極逆在先世子柳星







之一物也論其原委星漢是已渠疏之傳法戊己護  
神乙丙表裡九宗如鬼域九宗既斃星漢尚在一鞠  
星漢根柢可拔凶言者星九而鑄張必有其人首犯  
者星九而醞釀必有其本欲得凶窩捨星漢而何以  
哉乞九九宗孽籍星漢訊鞠之請傳曰此非如是之  
事原疏還給○嶺南儒生李塢等一萬五十七人疏  
畧臣等有一副義理箴在方寸已三十餘年而對人  
則不敢開口拊心而只欲無生每讀詩至悠悠蒼天  
此何人哉未嘗不掩卷太息也近聞自京師至者有  
柳星漢者外托陳戒內售不道投疏於殿下之庭矣

嗚呼臣等即英宗大王五十年化育之物也惟我莊  
獻世子以英宗冢嗣代理庶政十有四載臣等愛戴  
之心與英庙何間焉况嶺人之昵侍春坊者間多有  
之而婦言睿學高明禮容莊穆臣等之迄願願死之  
衷容有其極而一種陰邪異頑之徒潛懷撓國本之  
詐醞釀排布詩張謊說指無謂有而凶圖是肆廢黑  
謂白而真境盡幻太清雖高氛履有時乎為障太陽  
雖赫婦竦有時乎敢干此上天之所不免也蓋自戊  
己以後伎倆手段無所不為締結縹緲不知為幾十  
江充甚至章奏詆辱急書告訐於是睿候或有憂愁



鬱悒之時則及此敢作橋柄交煽內外以致畢竟不  
忍言之禍變矣此猶不足以其已用之伎倆復試已  
熟之手段遂有乙丙之事遠夫聖上御極如日中天  
八方之所期望惟在恭行天討夫殄凶穢而夫何十  
七年来在廷之臣無一人以請睿証之卞稱雖以殿  
下不匱之孝思亦未聞明示事實快正諸賊刑典節  
屋之心竊不無歎惜不已者嗚呼以殿下而治先世  
子之達天地之所共與神祇之所臨質宜明示其罪  
使一國之人咸知某人之為某年劇逆某人之為某  
年隨從次第施律然後義理可以大明刑政可以為

法令則不然殿下治某年之逆而死者不知其死之  
由於某年某事况在廷之臣亦何從而知之况身居  
遐士之如臣等者尤何以知之人或言殿下以事在  
先朝之故不敢顯言討先世子之逆而伏聞先大王  
於某年後旋即追悔每泣然發歎進殿下於前而教  
曰汝之讐尚魯是也殿下於此按若如法實為奉承  
先王之本心願何嘗有損於先王止慈之德乎春秋  
之法為親者諱為尊者諱設有不可諱之事猶可諱  
之况以搆誣之言必欲暴揚於世者其不為人皆可  
以誅之歸乎噫慈不畏法之徒窩窟已深根柢已固



有若父傳子受故至今日而星漢又出矣其疏雖若  
陳勉講學而俱是隱暎叵測之說又似指陳袞闕而  
徒為鑄張遠如前之習大抵近歲以來天綱甚恢雖  
劇賊大慙殿下或慮逮捕迫及難以夏賊之凶未或  
一問其徒黨畢竟用法有若減口而止人心不知懲  
畏王綱日漸墜懷戊己不戢有乙丙乙丙不戢有標  
復標復不戢乃有星漢乃殿下且之不問大臣三司  
據法爭難而不允者臣泮儒投匭論斷而勒許殊非  
平日所望於殿下者也雖照臣等千里跋涉相率陳  
籲非直為星漢星漢之窩窟根柢是憂也非直為星

漢窩窟根柢之是憂實睿証之尚今未辨是痛是恨  
況殿下之眷念嶺南禮待嶺南如彼其勤且至也嶺  
嶺以南措紳章甫莫不有為殿下捐軀以報之義臣  
等固知此言一出星漢徒黨駭之以逆臣而其為忠  
為逆後世之秉董狐之筆者亦必有權衡臣等又何  
畏為惟殿下另加留神明卜膚証之由於諉賊頒示  
八方次正許多諉賊未施之律扶植倫綱星漢之窟  
穴訊其窩窟根柢以正禍本焉臣等在道又伏聞逆  
賊九宗戮天地間所無之凶言此輩不忠於先世子  
推以上及於景庙亦願亟從擊籍之請云云命疏儒



八侍上曰疏頭誰也承旨林濟遠曰姓名李瑀而故  
玉堂李垸中寸故叅奉光靖子也上曰既不敢以文  
字形容而爾等千里遠來欲面諭而名見矣播紳章  
甫中知名者數三人同為陞殿可也前校理金翰東  
前正言成言檝姜世綸姜世應幼學李敬儒金是瓚  
以次進伏上曰心神不能收拾言語不能接續欲諭  
而無以為諭矣爾等千里累足萬人聯名當言其大  
略矣予若無一言不但爾等之抑鬱嶺南幾萬人士  
將無以解其惑予之含哀忍痛已經三十星霜踐位  
行禮亦近二十年許多歲月何莫非啣恤之日而既

不敢以義理明言之又不能以刑政夫弛之平日讀  
書非曰學力之有素而中十年講明者即此箇義理  
也誠如爾疏中所云罪誅者不知其罪之為何則一  
世之瞻聆後世之傳聞將何以知予不心乎自有天  
地以來有君臣父子之倫以予情事豈或有一分掩  
覆周遮之心而其事則至難言其言則道天下事有  
徑有權權之一字下聖人一等者雖不敢遽議而予  
於此事自有量度稱傳者必欲盡言則有所不敢寧  
受天下後世之譏議亦何敢盡其說乎尚魯則既有  
先朝下教文女之罪與尚魯一般故踐阼初一番處



分只出於大體而其餘諸賊乙丙之間自干天誅幾  
皆伏法雖以獮漢之既在八議之科且其不必知三  
字便同莫須有等語而竟至致辟者不但其時而已  
獮漢之罪與復賊一般雖欲言之予豈忍言乎至如  
禧賊父子兄弟男女老少婢奴之屬無不伏法無異  
於秦漢之三族蓋昔日肅筵有指禧賊為江充之教  
禧賊之罪即此可知獮與禧特其大者其餘可誅可  
極者袋皆鉏治至於復賊則有浮於獮漢每一登筵  
心骨俱寒豈宜一日對其面而手握重兵其徒宴繁  
有不可遽然處置多年隱忍竟以事端而用法前後

凶逆竟不得聲罪致討者誠以事在先朝難於為說  
故也大抵復之一字臣子之所不敢言殺之一字奉  
朝賀地處之非可擬提設或大行誅討明言不諱則  
先大王在天之靈雖悅豫於冥冥景慕宮之於昭陟  
降亦豈無怵惕不安之心乎予以親心為己心則有  
得不然者矣丙申春徽載翰輦不但予之罪人則景  
慕宮之罪人不但景慕宮之罪人即先大王之罪人  
也處分烏可已乎南中之出道顯者蓋亦起疑於處  
分之外面粗迹專昧本事本意而然大凡情之所在  
理亦寓焉理無無情之理情無無理之情予之秉執



自以為不悖於情與理而亦安知事事合於情理乎  
人君豈有私讐而古亦有君讎國賊之語至若柳漢  
漢其疏上款一如獮復之為予讎終未的定故姑不  
用法者此也向者李社永疏中輩晚事似不知本事  
矣申先後則雖用追律而晚則未必與其子同輩良  
則請鞫羅賊也言人之所不言而辛巳秋非此人則  
事將不聞矣予之本意除非讐賊則不欲追論於身  
浚三浦張帆即陽澤獮漢之所為也皆已伏法其特  
事予亦不能盡其詳如甲五十五歲以下浚生何以盡  
知識恐歲月浸遠義理愈晦百歲之下不知予之本

故近於諸臣章奏不忍聞不敢言處不能使之勿為  
者此誠萬不護己而然也嶺南即國家根本之地予  
之望於嶺南者非比他道予之本意大略如此爾等  
須悌傳一路人士使知予之本意可也螭等曰臣等  
以遐土賤品抱此義理父兄師友之間講明有素而  
老而死者亦多矣今行若伸義理則將以悌告父兄  
之廟矣及承聖教不勝臆塞矣太清無損於陰翳日  
月無闕於蟠螭殿下之天伸義理顧何傷於先朝處  
分乎里克之誅不以其罪春秋書其官不以其罪罪  
之則與不罪等矣上曰陰翳雖無損蟠螭雖無闕語



到太清與日月別已有兩敬敬矣仍命書批爾等千  
里踰嶺跋涉叫聞其事則其敬至重莫大莫嚴其言  
則聽不忍見不忍不敢提不敢道也予寧或開口容  
說有若循常賜批為哉此所以致爾等拖違前面諭  
本意者哽咽吞塞言雖不盡意大略似不外是爾等  
無憂義理之不明刑政之不舉而惟予本意之諭晦  
而愈隱是懼是恐交相告誡念念蕪揮則嶺土措紳  
章甫之功也○五月兵判李秉模疏略國之所以為  
國亦唯曰義理而已三代以沒師道在下凡於大義  
理必賴明義達理之君子揭訓垂戒以之維持人紀

奠安國勢而獨幸我殿下以緝熙之工兼君師之責  
惟精惟一之法允執厥中至微至密之之旨不踰規  
矩况於莫重莫大莫嚴莫敬之義理令哀忍痛三十  
年如一日權衡乎錙銖剖分乎絲毫達天地質鬼神  
而無疑也由文武以上雖不敢議到由周公以下恐  
無與倫比也然如星漢送如星漢者無難闖蕪乃  
售舊習此其故何哉善乎嶺儒之疏曰雖曰某年之  
送而死者不知由於某年之罪彼或不能深知殿下  
之心而誠不易之論也臣晚生也豈敢詳知當時之  
事而惟我景慕宮以天縱之姿懋日新之學而聞夙



著於孝敬德容靡解於莊嚴八城舍生舉切迺徑而  
不幸群凶醞釀之幾始於戊辰己巳之間成於戊寅  
己卯之後嗚呼尚忍言哉蓋於代理之初有至難言  
者彼尚魯欲為渠輩掩迹之地一邊驕張之是急一  
邊搆誣之是肆敢以循例之批把作以為奇貨漲成  
之階其外一政一令無不傍伺暗闖而復講之請遂  
為一大樞紐矣於是文女圖之於內啓禧煽之於外  
幻出朴致遠尹在謙函書函詎而李顯重進席撰奏  
之舉如貫一串尚魯之凶英考之教炳如日星啓禧  
之為江充晉日膚音已焯腸肚此西賊天地鬼神之

所不容而憐漢善復雖莫違於天誅若其逆名則在  
彼不在此也夫安於心順於情之為理以我先大王  
止慈盡倫之德倘於雲鄉陟降之中俯鑑讐賊醜類  
之猶未施律則寧不慨然而傷赫然而怒乎然則今  
日之懲討非殿下之誅之也即先大王之誅之也亦  
地鬼神之誅之也亦豈非安心順情之一大義理乎  
星漢之傳法在此護神在此此而不施應行之典則  
何以明大義懼亂賊未為辭於千秋萬歲我臣尚記  
丁丑曰山之時鶴駕送至華峴而歸也王涕汎瀾衣  
袖盡濕都城士女莫不攢祝曰睿孝出天我東無壇



之福丁丑至於戊寅日月幾何而文女罔測之謀魯  
禧至憐之計至於此極也且記戊寅冬故重臣南有  
容與一二御宰握手痛哭於私室扼腕裂眦於構煽  
之誦賊臣於時雖痴騃每一追思未嘗不中夜飲泣  
也且忠逢之闕一二效忠之臣既被先朝之褒嘉又  
蒙殿下之旋贈矣獨於漏網之徒尚追追策之典義  
理安得不晦國論安得不激耶云云批御從拜宮之  
班陳此章牘者來無以為情豈忍以文字敷示本意  
乎大抵魯禧之外如憐漢善渡之誅之不以本罪自  
謂有精微之深意在焉此意亦不可不深念而默會

星之炳朗此所以為聖人手筆也噫明義錄之開局撰次予豈得已○金  
鍾秀書嶺儒入侍筵本要語後跋畧壬子夏嶺儒李瑞等一萬五十餘  
人上疏請辨先誣討諸逆賊罪則上命引見瑞玉色悽然掩抑者良久  
下教千百言大旨如右子時臣守制于廣州墳庵人有以筵本奉示者  
臣擊讀未畢涕簌簌下嗚呼此大聖人精義之意也古所謂賈鬼神俟  
百世者非耶賤臣嘗從容侍上上語及此事涕泣教曰云云仍教曰予之  
此心惟卿知之卿死之後誰復知之賤臣起而對曰從古說遭人倫之  
變而處之不失其正者輒稱舜周公二聖人若殿下所遭值則雖謂  
舜周公猶為處其常可也及殿下之處之也不失其正後千百世必有  
知殿下之心而悲之者矣遂掩泣而退今觀筵本聖上所以含哀忍



痛開示腹心於遠人若是其勤者聖念所及至深遠其曉與不曉在乎其人非上之人所可必也嗚呼事之常者其理亦常此固愚夫愚婦之所共曉也至於事之變者義理亦隨而變變而微眇雖智者有未曉焉彼師翰相老道顯之為逆皆由於見未到此而前有黨論之訛誤後有利害之怵誘故也寧不哀哉臣於草土瘖疾之中獲睹逆本忽憶卿死誰復知之教不覺慄慄然心動臣今朝暮且死誠恐前席所承聞者仍以不傳於世致令聖念不章則此為難瞑之眼也遂就其逆本鈔節其大旨而附書下方如此文既

也○司直徐隣疏論某年義理且言明義錄我東春秋乙丙之逆即戊己之逆也討乙丙之逆乃所以討戊己之逆也聖上微旨寓在此書蓋懲討之義一而已矣自戊辰己巳而為戊寅己卯自戊寅己卯而為乙未丙申雖千變百恆揆頭迭面手勢也脉絡也如印一板其所一討之也明之也同一義理也此義字所以包括許大而聖上微旨所以寓也然則在今急先之務莫過於撰書一事而撰書之要又莫過於明誅討之本意也伏願洞鑒凶逆之所由來明示誅討之所以然亟允賊魯孥戮之請並許羣晚以下諸賊



夫施當律仍命構出一部之書大書特書曰乙丙以  
來某賊以某罪誅戮其本則某年之達也某達以某  
罪追奪其實則某年之凶也傳之八域垂之萬世使  
之瞭然知義理之源頭沐浴之大義則豈不盛哉云  
云批御誦陳昔日所覩聞歷舉達席未盡之蘊而仍  
請編書大抵言之不忍說之至難形容剖柝之際欲  
詳而不能詳則反致湮晦欲約而不能約則恐失謹  
嚴決知於此措一辭而下一字予猶不敢况乎事予  
者乎御須看獮經其數十大義隱而婉婉而微有非  
管蠡所可迎刃而辟者研窮力瀆然後莖或窺其日

成客有客而問之者曰達本中怵惕不安一句即我  
聖上至誠惻怛之教也而不書何也臣應之曰斯句  
也聖上所以知其如此者以道理推之知其當如此  
聖人所以為人倫之至也然我聖上至誠篤行每不  
忍語到於此而今有是教者為曉鳴輩地也臣何敢  
更提塙對中太清日月設譬者何傷下四字之不敢  
書亦此義也抑達本之行於世久矣近聞廷臣以踵  
塙者尚紛紛不止云然則知我聖上本心者已矣不  
必復說於斯世也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謂人不知  
孔子獨天知之者以其理一故也嗚呼知我殿下之



本心者天也又何人之知不知是論哉○嶺南儒生  
李鴻等再疏略齊殺萬口相應裹足千里生死向前  
者必欲卞睿誣於三十載鬱結之餘若夫誅討猶屬  
卞誣後次第事耳嗚呼許多梟獍以震主人之權結  
在內之援無言不諉無事不幻杪忽毫芒變為太山  
子虛烏有化作真境畢竟魯禧之訃成而宗社幾乎  
無托若以睿誣謂不敢道不忍言而置之不思所以  
嚴卞竭論則在後千百世手秉史筆者將何以洗滌  
讒誣大書真蹟以昭闡我先大王止慈之德先世子  
至孝之行乎誣之者見討則誣及之地不得卞而自

卞誅討之典亦何可不為伏承聖教若曰大行誅討  
明言不諱則先大王之靈雖悅豫景慕宮於昭陟降  
無怵惕不安之心乎臣等死罪竊以為不然先大王  
之靈以誅討為悅豫則先世子之於昭陟降其所以  
喜幸者理在無疑又安用怵惕哉伏願特下哀痛之  
綸備說先世子被誣之由頒示八方繼又以前脩撰  
李祉永疏中所論諸賊或施擊戮或施追奪星漢之  
究覈九宗之矩律並允臺請云云批爾等今日之疏  
又何忍忍抑賜答乎爾等所謂頒示之請予不能從  
之者不惟不敢而不忍予言即予一人之私言豈比



爾等萬人之公論則予於此敢容一辭乎李社永疏  
中諸賊事翬晚事外廷所聞異於予之所知外此者  
亦有事實之不敢不然不得不然者一則有故宮臣  
柳脩八對時下教矣一則揭示訓辭手澤煇煌其詳  
在起居注尾陳近日事或悉及於耆臣疏批或因先  
朝成憲而未施爾等須知予本心皆出於明先志而  
彰先休焉○傳曰今因嶺土多士申籲不得已提及  
欲言未能言之數件事大抵近日章疏之說到此事  
一味受而見之者即同日進教之意也今則未知者  
庶皆知之然且恬然則豈是諸臣事予之道理乎記

昔先朝以圓顧方趾四字用於章績功令之文者皆  
置重典此豈迨先之聖念有一毫未盡酌量而然乎  
政院知悉○以司謁口傳教曰凡今諸臣必知予近  
日顏樣見嶺儒疏批之後復有章疏之舉是豈道理  
之所敢出乎不顧苦心不念至慟者飯說話互相紛  
紜近日三司章劄及方外儒生之疏萬萬未安此所  
以隨呈還給者也此非付門將阻撻之事諸臣皆有  
族黨設有必欲為之者轉相告諭涕泣止之期於初  
無來呈嶺儒再疏後豈有加於此之言乎金翰東與  
李塢招致政院以此下教詳細傳之嶺儒聞此必當



日捲歸令賑廳給回糧恭奉李塢之辭官其意可尚  
言于銓曹即為通給近來除職不出石竇外方人才  
何以收拾嶺儒中金熙澤李敬儒舉止容顏決非草  
草人物分付銓臣次次收用○方外儒生朴夏源等  
疏畧臣等方外生而亦是館學生也嘻噫昔年儒生  
有安衡者締結魯禧之逆腸唱和遠履之函口公肆  
詬罵陰售基間臣等嘗聞諸庠舍老生略知衡等受  
喉投書之由歲月浸遠罔不扼腕墜膽從古忠臣義  
士之抗言顯衷者輒以太學為依重不幸衡等出而  
四百年首善之地從而污蠱臣等以是為耻聞館學

陳疏之舉未嘗不趨且徊徨近者嶺外多士以萬餘  
人公共之論明三十載湮晦之義臣等恧然自失曰  
吾儕生長菁莪之化誦讀詩禮之訓自以為君親大  
節雅講習而義理之言乃浚於山南人士獨不愧於  
心乎及聞京外諸生抱疏伏闕其疏纔徹而還下未  
承一字之批並與大槩而不許出之臣等未知聖意  
之何居而撐天之義理未伸滿腔之熱血如沸當言  
不言有闕義理有罪無罪恭俟明旨噫以臣事君所  
在盡心而以戒事肅廟之心事景廟之心事英廟之  
心事莊敬世子以事我先大王先世子之心事殿下



耳奈之何世道日降人心日溺急於得失則不知宗  
社之重係於偏黨則遂忘君父之尊鯨鯢屢誅梟獍  
未變以至於星漢九宗之出而其源流脈絡實有自  
矣戊己間李昌壽啓削趙進道科名也賜批以不可  
輕議者蓋體先大王禮遇趙德隣之聖意也彼不逞  
之徒遂成潛間之詐凶計莫售於當時餘波尚流於  
近日至有金致仁尹蕃東之劄疏臣等伏見向日臺  
疏之批有手書中有曰不欲殺諫臣聖德大度予敢  
不奉承之教托以諫書逞其凶計者亦可謂諫乎在  
先世子至德則尚可以事關聖躬而置之以殿下今

日之義亦謂之諫而終不誅耶嶺儒疏中卞睿誣云  
云臣等以為其意雖至其言未盡於戲先大王日月  
之明猗歟盛哉李顯重有暗地和應之詐黜之以小  
人勿用趙德常有乘機奏訐之罪斥之以非任替奏  
故翰林林德躋之八侍也有心事未暴之教故叅判  
韓光縈之致祭也有尚今悔之之句在今闡揚之道  
惟在卞義理三字元惡大熟如魯禧者止行次律如  
輦晚者尚違常典遠謙必履同惡倖免而亦有致討  
而見漏輿情愈憤者徐命膺是己其為洋長也抱衾  
八洋三日留宿嘯聚齋生中老不死之安衡黃萬錫



窮無歸之李頤祥宋載德列書姓名粧成館學疏貌  
樣以售其楷毒之謀渠又繼構凶書而使諸生讀之  
遂持其書上馬而去頤祥趨出執燈曰願為先生執  
鞭之卒至於芙蓉堂張樂之為絕悖賀箋中措辭之  
至不忍是可忍也何所不忍又若沈履之詬罵之書  
乃在講筵退出之後用意凶謫下語陰慳而前後懲  
討獨不及膺履而賊者何耶沈鏞之受嫉李瀚之偽  
劄李海重與景賊符同宋載經為宮官逃避李昌壽  
任璫以鼓舞歡忤等語肆然用之於章奏吁亦凶矣  
嗚呼郊外祇迎固出逞凶之計重臣徐有隣疏已言

之而溫幸回蹕時御宰諸臣無一人出迎者何不並  
論三浦張帆決不正於獮澤春桂坊之逃走必多其  
人矣噫先大王當震蕩悲越之時或恐情禮之未盡  
而相臣宗伯抑獨何心初不舉服制之儀注乎乃至  
遷園之日百官服制追當日未伸之禮洩天地未盡  
之哀至有一二泮儒肆發悖議互施罰名此輩一串  
腸肚吁亦憎矣云云政院不捧○念一齋日後大臣  
諸臣承候入侍上曰有人有國則天理人常為重有  
父子之倫然後有君臣之分卿等一日坐予於此位  
而困予至此乎今日卿等斷不逞者一人頭以獻然



浚國可為國不然則此下不忍笑領府事李福源左  
相蔡濟恭退伏闕門外免冠命承旨徐榮輔入侍以  
口傳教書下曰頑不滅死忍過昨日而一日生在地  
上君臨御等則其可忍為無倫忘讐之人哉予雖不  
肖無狀其孝親尊先之心衆凡所同得萬古天下豈  
有一毫歎浚於天常人紀而當為不為含恤始寃三  
十年如一日乎自予御極以浚於某年義理不敢一  
番明言洞諭而其誅其討皆因他事敢怒而不敢言  
欲言而不敢詳者予果匿讐而忘怨乎此箇事理為  
今日東土臣庶以鑰匙拘飯者孰不知予隱忍而為

之悲苦傷痛乎先大王許多丁寧之諭嚴截之並不  
敢提說最是甲申二月二十日召大小諸臣真殿門  
外有御筆手書口奏萬言文字頒示之舉而其大略  
則即某年事之或有以其有何罪某犯何事提起於  
將來者勿論某事之如彼如此以予謂如此如此也  
語到此事者斷以耆揮鏡夢之律其下有不忍承聞  
之教又若曰如是然後可以明汝未暴之先志而予  
之慟惜之心可以有辭世可以次次知汝本志及先  
志又知予之此意而亦為孝於祖之孫孝於父之子  
為教又召大臣以下齋殿下宗統綸音其時事實皆



八於丙申洗草中惟綸音及口奏之文字在史庫及  
政院日記矣予於伊時因下詢實言於前席則今於  
先朝賓天之後謂可以惟意所欲為一反甲申之對  
則是豈事死如生之道且况聖教中慟惜二字即延  
悔之聖意乎予奉而銘佩將為死且瞑目之端然不  
可抑者至慟也不可遏者至情也大倫所在血讐在  
彼於是叅前倚衡求權於經千思萬慮焦腸煎肺先  
之以乙未誅討以身替當而必欲及於先朝在宥之  
時次於丙申陳情泣籲獲蒙天地同極之恩特命不  
忍見之文字並付之洗草伊日聖教若曰此舉勝於

思子之臺望子之宮子有婦見地下之顏其下又有  
感頌掩泣之教仍命行百官之賀而書下錫葬之綸  
音及御製諭書御筆銀印其後御殿受宴命予往伸  
展省之今雖欲百番編書萬番揄揚豈有加於甲申  
追悔之教丙申洗草之此其先大王本意之大略也  
先朝聖恩自聖恩予之至慟自至慟自丙丁以來達  
微無不本之於某年義理予之所執在於外而形跡  
之不露內而義理之自伸甘受忘讐之譏默運致討  
之上不負聖恩下不泚吾顏要之婦趣不越乎次第  
酬雪而後已向蓬嶺儒所奏而誅討之不以其罪取



譬於里克克之時敵公若有遺戒孔子豈為貶議  
於此若謂予有一毫未盡分處是予果忽於不共戴  
之讐不及兵之義此所以九日齋居如不欲生而亦  
不欲對御等臣隣者也蓋以三十年舍茹之本心豈  
欲忍言於綵綸忍見於章奏而星霜浸遠事實漸晦  
後生世人不知不忍提不敢道之義而左相李秉執  
之人抗陳一劄不得不措語賜荅伊浚即欲禁其紛  
然諸臣章奏或不賜荅或令還持去此非前後矛盾  
也一則象魏懸法一則生道示人也其後崩儒之來  
也各見賜批又以逆語頒示中外尤可見予意之所

在則凡今血氣之倫頂天立地者豈有他意於其間  
哉此而或反於是萬一有以不忍道不敢提撐天蟠  
地周極之事謂予忘先而背本則此果何許心腸前  
乎千古後乎千古豈有若某年大義而予於此豈可  
無端恬然矣乎雖或有未及懲討之類自有細細斟  
量料定者設有未知予意者但當細繹本意之所在  
期於無疑而已為今日臣子者忍於此事挾難逞私  
以匿讐忘怨隱然歸之於上而恭儼說去於公私語  
話頭則惟今朝鮮世界所謂君長者果何如人也人  
而無人倫不得為人國而無人倫不得為國若君人



而御國者於孝親尊先之事為一毫未盡分之數為  
廷紳之抵掌容喙國非其國矣御等半日免冠只曰  
俟命果何益於大義而何益於予乎其闡揮之方御  
等思之仍命大臣入侍上曰幾年不忍言不忍聞之  
事近因柳星漢者出左相首陳一劄予不得已賜批  
又於兩眷臣疏批略有數示至於嶺儒八侍送語至  
今願示中外者欲使今日臣子咸知義理源頭予意  
攸在矣其後諸臣之視若茶飯迭相騰呈有若予忍  
見忍聞者然已極恠駭而向日所謂方外儒疏未知  
疏語之何如而見兵曹草記有李秉昂擊鼓之事故

問其委折則以儒疏中有論斥李昌壽之語為鳴冤  
云因前提調鄭昌順八侍槩聞昌壽之被斥即二件  
事而趙進道事昌壽即其時讀卷官陳疏自引不是  
異事至於章奏句語即聖候平復之後也且昌壽於  
某年以箕伯有三月笑臨之事乃反摺入於疏中於  
此可反三陽安知無當入者不入不當入者入乎以  
一國公共之論又為分門割戶看作遊戲之事儒生  
輩尚可謂不知事實而其中必多措紳子侄亦安知  
不出於着帽者乎君君臣臣自是天經地義如是不  
已則此下不聞之教敢御等之所當為者有二齊之以刑不



如導之以禮闡明黷揮使一世曉然開悟俾不得自  
干上也如或干戚之舞不可以為力則拈出不率教  
一人施以三尺可也於斯二者卿等思之左相蔡濟  
恭曰今日立於殿下之庭者孰不歛誦我殿下所東  
執至精至微之義乎聖慮恐涉過當若於莫重莫嚴  
之地或有為挾私逞恣之計真亂臣也如是則國有  
常律何論致討臣意則使一世之人况然知此箇義  
理自無紛然之弊臣劄所云乞下哀痛之綸及嶺疏  
所請即此意也上曰天下莫重者倫常不明則人不  
人國不國今之容喙者隱然以為當行而不行當討

而不討其可曰倫常明乎癰盛則潰之今癰也可謂  
盛矣卿等湏決昔日凶賊之生存者次第誅討幾乎  
無漏而皆屬之寡躬具眼者自當知之復賊事向日  
造話中手握重兵其徒寔繁云記注之誤故方今改  
之如復賊者豈可以重兵徒黨不敢下手乎近日文  
象如此卿等湏思所以闡明之方濟恭曰不但齊之  
以刑不如導之以禮如或有不知者反謂此義理將  
掃復晦矣苟欲究覈則何難之有乎上曰丙申師翰  
之微以不敢言於先朝者敢言於予恭默之時故不  
得已設鞫矣今何可復以此事發問目寃覈忍聞其



所不忍聞乎今日朝廷雖無紀綱使之自首則豈敢  
不為而此亦不欲索言耳今番方外儒疏專出扶雜  
此等之習敢售於今日乎如嶺儒疏遣辭之際或不  
無妄發而選方人無恠如此至於搢紳儒生之居在  
城闈者豈不知予意所在乎今則闡明之方傳付卿  
等卿此後事善為之○領府事李福源左相蔡濟恭  
聯疏批見閣外口傳下教聞道中多少說話苟有血  
氣之倫孰不拔昏悟迷於差毫謬千之分也御疏又  
如是敷陳不負予期望之意此疏令政院謄頒朝紙  
○左叅贊金華鎮等聯疏批大臣疏批俄已略及卿

等勿以一張疏陳為塞責交相曉告使人人知此箇  
義理亦知義理中有真箇義理上不貽惱下能堅守  
則此疏豈但為發揮之資乎○右相朴宗岳疏論某  
年義理請撰成明義錄上編歷舉魯禧群凶之源流  
脉絡附以載鞫革罪惡與今刊行書合為一帙且曰  
金鍾秀賦性凶險行已愛惡撐腸拄腹都是戾氣發  
言行事無非禍心自稱士流欺心而欺世晚悖逆威  
患得而患失國榮之常路也奴顏婢膝至勸其兄為  
請留之章此豈士大夫之所為睡毗之怨必欲滅人  
家族聲勢所張必欲作已威福易曰物以群分方以



類聚今作逋逃之藪敵崔之叢者誰也今九宗不臣  
之節鍾秀之張鬼也星漢不道之言亦鍾秀之嘯矣  
也惟其黨同伐異如星九者愛之重之郊之育之網  
繆焉謀議爛熳焉關通故此輩耳目播染視其言議  
如蒼龜效其事焉如山斗自不覺其詬天罵日之者  
作茶飯可謂罪惡浮於二賊雖以年前宣禧政歸事  
言之臣季文明源之陳章出於若心血忱而反議改  
辨鍾秀無端違辟其平日角勝君父背馳義理已成  
一副當伎倆凡係此等義理一切諱避吁亦凶且悖  
矣朱子曰治水不自源末流深增其廣鍾秀即其源

委也鍾秀一日晏然有國家一日之憂二日晏然有  
國家二日之憂真所謂漢賊不兩立也為先施以遠  
竄批大臣疏不可以已有處分無批畧宣毅行本意  
在傳教中矣○傳曰近日日聞不敢聞之說日見不  
欲見之閱月酬應之餘九日齋居病隨而侵尋氣不  
能技梧然自再昨以浚義理大定愚夫可知朝象得  
以寧靜心神庶可抖擻昨晚見右相疏一見駭再見  
愕且愕且駭久而不覺無叱往古來今焉有以大臣  
論大臣如彼其危險者哉不可但以一時駁擊言集  
千古小人之目歷論其平生悖之於九宗柳漢星之



根柢甚至年前宣禧宮改號時違牌一事直接於不  
敢言之義理此何說也其時委析曾所稔知故相李  
性源之違卽論罪也亦有多少下教義烈二字之改  
補以前右相之自來言議寧有他意於其間乎至於  
星九事尤萬萬不近理假使前右相真有親密之跡  
聞不下馬於陵寢其可不誨責期於不更犯乎且前  
右相甚慧於見事設欲成人之名而助其臂力必當  
以必可成名之事教之豈可以分明仰體而自家之  
呼不敢道不忍提於一當密勿之際者其可勸令叫  
嚷甘與之携持昏墜於萬仞之坑乎奴顏婢膝於國

榮云者亦豈畏國榮而然無私憤而討君讐挺身當  
頭者滿朝搢紳只有其家則急於濟事故也既駁固  
測之科擬以遠竄之律前右相何負於右相而有此  
崢嶸之舉乎大抵右相是誰之家是誰之侄校卜之  
日申申策勉者果何如也以右相有此舉右相負予  
手予負右相乎予於前右相自甯遂蒼遇至于位躋  
岩廊既極之又極之右相其於前右相何予於右相  
不欲索言莫曰彼亦大臣此亦大臣此等處若不明  
賜處分世臣可保世可靖乎右議政朴宗岳為先施  
以不叙○諭前右相金鍾秀予豈忘御予豈舍御市



帝之至雖百人咻之當無傾臣之理况御前此幾殊  
而蘇者凡幾遭乎予既費心力於當日决不為僚相  
言所輕重而一有偏倚須時予如龍門之砥柱○廣  
州幼學金東善侍申聞鼓原情判其所卞析而桐巷  
不待其矣嗚錚擊鼓其虛其實其妄其真已有所剖  
如柳是階若龜背觀此原情其矣祖大臣與後翼柳  
星漢等不但不識面目並與族於姻於友於出入後  
翼星漢之人素所昧昧而九宗事段大臣之鄙而心  
絕九宗之到此誇賣事實各項證左分明並知其所  
不知至於兩造頭面核實歸一云云有萬萬不成事

理者當兩造於公庭乎頭面於私室乎以大臣論大  
臣於古所未聞者則對質之請尤豈不有傷國體乎  
日前才有別諭今又有此判辭已有歸一之節拍朝  
家豈有別般處分乎以此判付歸傳其矣祖大臣事  
分付退送○諭前右相金鍾秀聞卿待命於縣獄雖  
曰依詢問大臣例問於言者以言者之言更問則當  
對供云而卿亦大臣彼亦大臣盤覈於彼更查於卿  
不但事面之萬萬如何言外難處又必默會矣予所  
悔尤者有之過信卿等已安已治之說未免用人之  
無方以致今番之事端為今之道莫如惟予所恃而



使盈篋之謗自止則雖如右相者十輩只見其勞而無益也御須即為還次○六月以吏兵批歲抄命前右相朴宗岳叙用○七月望皇壇傳曰烈如忠武功如忠武又以武侯之後襲姓諸氏而其名曰沫者故星州牧使是已其交承即紅衣將軍郭再祐則崇報備至而諸沫之保障於固城赴義於晉陽偉勲膚公觀於故監司金誠之甄刻可以知之其後累革於星州之大捷其後孫零替斷爛遺事略見于故相南九萬文集而已故忠臣牧使諸沫特贈正卿賜謚嘗聞其墓在鎮海恭原之間詳訪其故蹟狀聞忠壯公金

德岭生長之地既命以牲繫代烏頭獨於諸沫與其侄宣武功臣弘錄其可不一視就其成仁之地立旌表之石特書之曰贈兵判諸沫宣武功臣贈兵判諸弘錄叔侄雙旌之址仍令文任記其陰○八月兵判李秉模啓近來武弁風習實多可駭雖以真領一事言之向臣選奏後武將諸人無不恪遵矣聞有一二亞將以着天翼之故大見非斥於摠戎使李柱國云將臣之不有飭令有此橫議者有闕國綱請施譴削上曰李柱國抑何意思敢於先朝禁令有此悖口雜說使人不得遵法大抵柱國之百罪雖勿問已酉秋



至重至尊之大役為我國臣民者孰不效躬操版隳  
之誠而柱國所帶營門事極為駭愕其後違教何等  
嚴明而又有此犯科白翎鎮施以島配○傳曰今之  
南壇即郊祀之園壇也禮諸侯不得祭天地惟祀宋  
魯祭之者○修撰李尚度疏略李柱國罪名至登諸  
臺之疏寔出公議則正言張至顯騰呈執義宋民載  
日前頒布之布之疏臺閣章疏自有體段奏御文字  
尤宜敬謹如其謄出先發之一本搜名書呈則烏在  
其齋誠各陳之意哉不誠無嚴莫此為甚宜施謹削  
批爾言可謂得體依施傳曰昨疏可以一言警俗此

等之人宜施弦索於絲一色之弊習况初元增廣科  
尚今况屈修撰李尚度館職陞擬○傳曰近閱李忠  
武遺事追想露梁之戰不覺拊髀長嘆天朝副摠兵  
鄧公子龍以七十老将提二百勇士縱橫於滄海之  
上唾手而矣滅狡夷其氣豪膽鹿可謂丈夫哉况欲  
居首切躍上忠武之舟直前奔突所俘獲又無詐偶  
觸火器中流延藝賊乃縛之而猶力戰與忠武同死  
其詳在徐希辰東征記嘗見明史本傳有廟食朝鮮  
之語而未始有廟食焉其為闕典欠事孰大於此鄧  
公子龍陞配於康津縣都督祠堂遣官致○行常恭



教曰今日二時即聖誕生之辰孔氏八代朝登第者四人孔紹先聖五十三世孫元時隨魯國公主出來又有孔頴者太宗朝為太學士至於孔瑞麟為已而名賢日前講生孔胤恒乃瑞麟九代孫而其祖學洙先朝甲寅有錄用之命而未行若於是日收用聖裔則實為美事今禮曹各見瑞麟後孫之居罷仁者問其直沁人名字單記○九月以禮曹草記傳曰東來之孔當以故都憲孔瑞麟為正都憲沁之顯族亦當叅奉孔德一派為歸今吏曹知悉而沁後孫先即收用此後而沁支裔中世世祿仕以做中原衍聖公

之世爵以為永世遵行之地○謁光陵○正言李明淵疏申禁曠之請批聖人之言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以今習俗紀綱之不古猶且執以為高陶鑄駕御之權權者悠悠一念在於示信於民糜穀非不知也耗財非不知也決知設禁而酒猶昔也於民杖之刑之於士夫禁錮流竄而不辜則更施何許之罰然後可以立威信令予予雅不閑麴味粗聞惡旨之戒而事不可不先者分數此所以鄭重也○諭揚州挖川父老民人擒我聖朝武定大略文致太平神切被八地洪麻庇萬世於戲昌歌之嗜弘璧之藏尚有如復見



之恩况茲衣冠月出之鄉龍飛鳳翥之地用漢陵治  
中之制卜周家無疆之曆予小子宿齋成服爰戒夙  
駕祇奉主璋躬薦芬苾周旋登降之際象設孔迺洋  
洋如臨予小子拜聖祖之陵述聖祖之業以聖祖之  
心為心者惟在於愛我黎元乎哉禮既成將還惟揚  
駐駕野次名西邑父老先問農形次問民隱勉之以  
務本力作申之以惠養懷保偃耄者襁纊者相頌欣  
然若有知感民情大可見惟予識意施惠之舉豈待  
回鑿儒生試製各取一人賜第朝官年七十士庶人  
之年八十皆仰觀先朝丙辰乙亥幸行及今幸者並

加一資年過百歲人加給米肉民庶特蠲當年条餉  
穀之耗予聞之駕臨曰幸云者民望其行而幸之之  
謂也今予之諭豈足曰惠欲示予意之出於體昔云  
爾○遣承旨致祭于燕山君光海君隣坪大君仁城  
君清原府院君墓興恩副尉和協翁主恩信君墓遣  
內侍致祭故贊讀尹勉憲墓遣其子司僕僉正守翼  
致祭○正言李明淵疏請收李柱國效送金義淳削  
職之命批金義淳之挾雜嗜黨謂之介直乎李柱國  
生去死還不足為恤云者新進離鋒太迫功○李家  
煥特除大成○正言韓高新李明淵聯疏略師儒之



長地望自別李家煨之文華淹博臣等亦有聞知而  
若其至親蒙累終難置之華顯之列宜即還收云云  
特補玉江萬戶明洲梨洞萬戶○傳曰以器使之意  
授量才之職者開端層起官品之高低雖異內外之  
輕重有別大司成李家煨特補開城留守○謚望贈  
兵判諸沫忠毅贈吏判孔瑞麟文獻禮判李益烜靖  
簡吏判趙榮國靖憲吏判黃景源文景左相李福源  
文靖贈叅成金俊龍忠襄



